









漢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六

讀諸子二

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者秦相呂不韋耻以貴顯而不及荀卿子之徒著書布  
 天下使其賓客共著八覽六論十二紀竊名春秋高誘為之訓  
 解淳熙五年冬尚書韓彥直為之序謂士之傳於天下後世者  
 非徒以其書夫子之聖則書宜傳子之亞聖則書宜傳過是  
 而以書傳者老聃以虛無傳莊周以假寓傳屈原以騷傳荀卿  
 以刑名傳司馬遷以史傳揚雄以法言傳班孟堅以續史遷傳  
 然槩之孔子孟宣無傳而皆得亦傳者其人足與也呂氏春秋言  
 天地萬物之故其書最為近古今獨無傳焉豈不以呂不韋而  
 因廢其書耶愈久無傳恐天下無有識此書者於是序而傳之  
 括蒼蔡伯尹又跋其書之後曰漢興高堂生后倉二戴之徒取



此書之十一紀為月令河間劉勰擊與其客取其大樂適音為樂  
記司馬遷多取其說為世家律歷書孝武藏書以預九家之學  
劉向集書以繫七略之數今其書不得與諸子爭衡者徒以不  
韋病也然不知不韋固無與焉者也

十二紀

孟春紀與月令孟春同字語則微有異如月令鴻鴈來此則云  
候鴈北服蒼玉則云服青王草木萌動則云草繁動草木蚤落  
則云草木早摛焱風暴雨數至則云疾風暴雨數至○孟春紀  
之次曰本生言生之者天以養成之者人立官者所以全生多  
官而反害生則失所為立官謂孟春為生之始因欲為人上者  
保其人之生也次曰重己言以順養性而保長生又欲人之各  
自保其生也次曰貴公言大官者不欲小察次曰去私以去  
私後能公也凡皆演所以生之道也○此卷載荆人遺弓

王不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後矣  
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夫故老聃則至公矣愚謂亡弓而索之  
者人情也事理也亡而索已非矣謂孔子為欲去其荆已度  
越而為好高之說孔子以無此言謂老聃欲去其人又過高而  
為蕩空之說老聃亦未必有此言然層進一層覽者脫然此後  
出曠達之所從始以為至公之證誤矣○元日注元善也日從  
甲至癸也元辰注元善也○從子至亥也○近世以正旦為元日  
此不同○輦人引車曰輦○輦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  
於堂○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勸而牛不可行逆也五尺  
孺子引其尾而牛恣所以之順也○注之誤○命之曰招蹙之  
機注云蹙機門內之位也遊刑至於蹙機愚按此章以車輦為  
招蹙之機以酒肉為墮腸之食以声色為伐性之斧三條並列  
旨義甚明成者蹙蹙顛沛之憂心若曰自佚太過乃招致蹙蹙之



機耳若以覺... 門內之位則下文以腸食為一味以性斧為  
一物可乎○吉案重色禁重聲色太過耳注誤以聲為吉言  
之聲不欲虛名過實此說亦非

仲春紀次曰貴生言耳目鼻口必有所制然謂不以天下國家  
害其生則老莊之說耳次曰情欲以早齋精神為說以春多  
兩則夏必為早為喻此亦道家養生之說次曰當染因墨子  
歎染絲之說謂國亦有染季亦有染故所染者得當次曰功  
名謂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善弋者下鳥乎百仞  
之上弓良也聖王不務歸之若而務其所以歸凡又因貴生  
而展轉其說者也○彭祖注記○正醯黃蚋聚之徒水則必  
不可以冰致蠅雖工不能以茹臭去蠅蠅愈至如臭也讀如  
含果  
舍果  
常於前以贊神也  
初入季官必礼元師置果

季春紀次曰盡數謂嘗祭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而年

壽得長焉今世尚卜筮禱祠故疾病愈來次曰先已謂為天  
下者不於天下於身故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  
以為天下謂其為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次曰論人謂無以  
害其天則知精次曰園道謂精氣一上一下無所稽留為天  
道園聖王法之而今園則無所擁矣凡又因貴生及數而展  
轉其說者也○此月薦鞠衣注云春皆尚青薦鞠衣未通按  
月令注黃桑之服將蚕祈福也○色辨鼻室  
鼻不通

孟夏紀次曰勸孝謂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而始於尊  
師次曰尊師謂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  
國之大駟也季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暑者也季於墨  
子次曰誣徒謂人之情不能樂其所不安不能得於其所不  
樂反諸人情則得所以勸孝矣次曰用衆謂善孝者假人之  
長以補其短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衆白也



凡皆以孝為說○魁士名人魁大○紂作胡粉出用衆

仲夏紀次日大樂謂音樂本於太一太一出兩儀道也者至精

也不可為形不可為名彊謂之太一次曰俊樂謂亂世之樂

愈後而民愈壽宋之衰也作為千鍾辭齊之衰也作為大呂

楚之衰也作為巫音次日適音謂欲之者耳目鼻舌也樂之

弗樂者心也太鉅太小太清太濁皆非適也次日古樂謂古

朱襄氏別炎帝多風而陽氣畜積故士達作五絃瑟以來陰氣

陶唐氏陰多滯伏作為舞以宣道之黃帝命伶倫作律帝堯

立警畀乃辨五絃之瑟作十五絃之瑟命曰大章舜立又

益之為二十三絃凡皆以樂為說○長至日注云夏至之日

書漏刻六十五故曰長至愚按月令稱曰長至此云長至日

恐字誤倒耳此書仲冬亦曰日短至可參證也長至者日長

之極世俗多誤及至為長至不知乃短至也○含桃眼鳥也

含○太一勿躬篇又曰神合乎太一○谿虛也見適音皆謂云

極○闕也見古樂○注之誤○愚按樂投伐齊遷其大呂

蓋齊初為樂器之大者非十一月之律名

季夏紀次日音律言十二律相生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

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

蕤賓為上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為下而分之十二月又

極之十二月之人事始月令要語也○注云律呂相生上者

○上生下者下生次日音初謂禹行功塗山氏女作歌為南音

周公召公取風焉為周南召南昭王征荆涉漢梁敗辛餘靡

振王北濟般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勳實始作為西音秦繆

公取風焉實始作為秦音有娥氏飲九成之臺二女爭搏燕

覆以玉筐少選發燕遺二如北飛不返二女作歌始為北音

孔甲取民室之子以歸斧斫其足曰命矣夫作破斧之歌始



為比音凡皆載音之初也恐未必然耳次曰制樂言周文王  
地動而享國五十一年宋景公熒惑守心而星退三舍次曰  
明理言天變妖孽亦皆以樂為說軒馬也音如○少選類  
也○盲風盲也○穀生此書

孟秋紀次曰蕩兵謂未有蚩尤之前民困利林木以戰勝者為  
長又猶不足治故立君君又不足治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  
出於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愚謂北柳子厚  
封建論之所祖也次曰振亂謂世濁已極兵當為義次曰禁  
塞謂救守之兵皆不義次曰懷寵謂先發告兵以救民以家  
聽者祿之家以鄉聽者祿之鄉以邑聽者祿之邑凡以秋故  
言兵

仲秋紀次曰論威謂必反於已則三軍可使一心次曰簡選以  
湯武齊桓晉文吳闔閭為證決曰決勝以必義必智必勇為  
簡子以白驃救其臣陽城胥渠之疾而獲翟人之首凡以秋  
故言兵

季秋紀次曰順民謂湯禱桑林以身為犧牲文王解千里地為  
民請炮烙之刑句踐有酒流之江與民共之然愚恐皆未必  
有此事耳次曰知士謂靖郭君善剖貌辨以死而回  
齊宣王之怒得相齊恐亦戰國策士之夸辭尔次曰審已  
謂濟王越授皆不知其所以亡次精通謂克絲無根非無根  
也伏冬是已慈心召鉄或引之也月望則蚌蛤實月晦則蚌  
蛤虛月形乎天而羣陰化乎淵養由基射光中石矢乃飲利  
誠乎光也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誠乎馬也庖丁解牛所見  
無非牛誠乎牛也鍾子期夜聞擊磬而知其悲申喜聞乞人  
歌於門而乃其母而精相得此豈待言哉凡又因兵而及感



動之道也。○射石没羽，此以為養由基。此事每載不同，要皆野人相承之妄言耳。此類甚衆。

孟冬紀次曰：節喪戒後葬也。謂葬必於高陵，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濕而忘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感哉？後葬非為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次曰：安死，謂天墓無不相也。而出皆爭為之，豈不悲哉？季孫有喪，以璆璠收。夫子曰：以寶玉收，譬猶暴骸中原也。次曰：異賢，今以百金與搏黍，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和氏之璧，道德之至，言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次曰：異用，謂湯祝網，文王葬枯骨，孔子荷杖問人之公。搏杖問其父母，置杖問其兄弟，皆得人心。按冬藏也，故言葬餘皆衍此。

仲冬紀次曰：至忠，謂子培射隨兒，文藝怒齊王。怒音怒，齊王之怒也。皆伐其君死，次曰：忠廉，謂婁離殺慶忌，弘湏報命於衛懿公之肝。

凡皆戰國之言。次曰：當務，謂齊人好勇者相飲，相啖其肉，至且愚恐無此事。次曰：長見，謂周公太王預知後世，吳起知去魏而魏失西河之外，公叔痤知衛鞅出境而魏不安。凡以附仲冬之後，不曉所謂。

季冬紀次曰：士節，謂北郭騷謁晏子，辭金而受粟，後以死報晏子。愚恐士節不如是。次曰：介立，以介子推逃去，爰旌目吐盜之食而死。為介，次曰：誠廉，謂夷齊如周，至岐陽而文王歿矣。武王使周公盟膠鬲，使召公盟微子，開夷齊去之。至首陽，餓焉。為正史，絕不同。次曰：不侵，謂公孫弘為孟嘗君說秦昭王，凡亦於季冬事無預。右十二紀終而綴之以序，意主豫讓云。

### 八覽

有始覽謂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天地，合和生之大經也。注：天虛而能施，地實而能化。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曰蒼天，東北曰



天北方亥天西北幽天西方顯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  
陽天各以二十八宿分屬之自鈞天星角亢氏至陽天星張  
翼軫地有九州豫州周也冀晉也兗衛也青齊也徐魯也揚  
越也荆楚也雍秦也幽燕也九山則會稽太山王屋首山太  
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九塞則大汾具阮荆阮方城穀井陘  
令疵句注居庸九藪則越之具區楚之雲夢秦之華陽晉之  
大陸梁之圃田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大昭六  
川則河水赤水河出崑崙崙東北遼水出砥石山自東北黑水出崑崙  
江水淮水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  
次曰名類言帝王禎祥以及周尚火代火者必水又氣至而  
不知數備將徒是為秦設也次曰去尤謂亡鉄者意其鄰之  
子動見其竊鉄此尤也邾為甲裳以帛公息忌勸用組因令  
其家為組人有傷之者邾君復下令為甲母以組此亦尤也

愚謂邾君固惑矣公息忌豈可身自建議而身自利之亦何  
恆人之傷而君之惑耶次曰睡聖言謂攻無辜之國以索地誅  
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廟之安社稷之不危不亦難乎愚  
謂此語足及戰國之情次曰若聽謂天子已絕以兵相殘今  
世當之矣次曰務本謂民之公汙亂在於有司次曰諭大謂山  
大則有虎豹水大則有蛟龍○此篇載禹一沐而三捉髮一  
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愚意此形容之語本無其事而世  
又以言周公

孝行覽謂治必務本務本莫大於孝而載曾子言孝及樂正子  
春下堂傷足之事理正而文顯可讀也次曰本味載伊尹說  
湯以至味備物產之美皆傳會之言且曰非先為天子不可  
得而具是湯為口腹之故伐夏也次曰首時載墨者田鳩欲  
見秦惠王二年不得見往見楚王楚王將軍之節以如秦因



見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物固有近之而遠又之  
而近者時亦然次曰義賞載晉文公城濮之戰用谷犯之言  
而賞先雍季以雍季不肯用詐百世之利也趙襄子晉陽之  
圍用張孟談之謀而賞先高赦以高赦危殆中獨不失君臣  
之禮賞一人而為人臣者莫敢失禮也次曰長攻載越滅吳  
楚給蔡滅息趙襄子以姊嫁代君飲酒而以大金斗擊滅之  
然愚謂楚趙之事盜賊之事也次曰慎人謂功名大立天化  
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次曰遇合載客善吹籟見越王越  
王不善為野音而反善之人有大臭者親戚兄弟妻妾知識  
無能與居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說其臭者晝夜隨之而  
弗能去陳有惡人曰敦治饑糜陳侯甚悅之使之楚又王怒  
與師伐陳次曰必已載單豹好術離俗弃塵不食穀實不衣  
芻溫芻如身處山林岩壑以全其生不食其年而虎食之○

此篇載伊尹生於空桑謂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  
曰曰出水而東走毋明日視白水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  
其邑居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空桑愚意空桑地名  
好事者因為之說耳此書第五紀云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  
桑則前乎伊尹之未生已有空桑之地矣何一書而自相背  
馳耶○此篇載郢人以兩阪垣也吳起變之瞰吹而見惡氏  
羗之民其虜也不憂擊蠱而憂死不得焚凡言風俗之難變  
又載趙襄子擊智伯斷其頭以為觴愚按正史云漆為飲器  
非酒具也此恐弗考又載舜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云云不知何故

慎大覽載湯令伊尹往視夏恐其不信湯親自射伊尹愚恐未  
必然又載趙襄子攻翟一朝而兩城下有愛色孔子賢之愚  
恐襄子之詐術孔子未必為其所欺也次曰權勳以堅陽穀



進子反以酒為小忠大忠之賊虞受晉賂而假道為小利大  
利之殘又智伯欲伐中山鑄大鍾以遺之次曰下賢載周公  
齊桓子產魏文侯為証次曰報更載鮑桑餓人之言曰臣宦  
於絳歸而絕糧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於此又載淳于髡為  
孟嘗君說齊救薛云薛不量力為先士立清朝故善說者陳  
其勢言其方豈用強力哉次曰順說云順風而呼聲不加疾  
也際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次曰不廣載北方有獸  
曰蹶鼠鼠而兔後趨則踏走則顛常為蚤又距虛取其草蹶  
有患也蚤又距虛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又載  
鮑叔管仲召忽二人謀獨管仲請小白無母國人憐之未  
可知故使鮑叔傅小白次曰黑因云如秦者而至有車也適  
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越遠途而安坐而至者因其械  
也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推曆者視月行而知晦朔

因也次曰察今云有道之江以近知遠審堂下之陰而知日  
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鱉之藏也  
嘗一脔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楚人有涉江者劔自舟

墜水遽契其舟從其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劔不行求  
劔若此不亦惑乎有過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欲投之江嬰  
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  
此篇載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閑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  
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愚按此言孔子雖未詳而其說可  
以訓○齊王知顏色注知猶發也出報更篇又此書不皆論  
云文侯不說知於顏色愚謂此見於顏面之意可左傳喜知  
也之証○車依輔輔亦依車注車牙也

先識覽載夏將亡也太史令終古執圖法奔商殷將亡也內史  
向摯載圖法亡周晉太史屠黍見晉亂以圖法歸周又威公



問孰先亡曰晉先亡居二年晉果亡又問孰次之曰中山居  
二年中山果亡又問孰次之不對固問焉曰君次之威公懼  
求諫臣去苛令以告屠黍對曰其尚終君之身乎威公楚周  
分為子曰圭之中山辭去之齊又辭曰之二國皆將亡次曰  
觀世云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視尚巍又然山在其上賢者  
之所而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尚盡賢於  
已因載晏子禮越石父為客列子辭鄭子陽之粟次曰知接  
載相公問疾管仲言豎刁易牙啓方不可用之詳其文可誦  
次曰悔過秦繆公違蹇叔敗殺之詳其文亦可誦次曰樂成  
載孔子用魯子產治鄭民皆始毀而終譽魏文侯匿謗書樂  
羊得成中山之功魏襄王信史起鄴令得成決鄆水之功故  
向向之中不可不味也次曰察微載子貢贖魯人於諸侯而  
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魯人不贖人矣子路逐

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其愚  
謂此可為論語所記梓粟請益事參看又載女子爭桑而吳  
楚連兵羊斟爭羊而敗宋之師郈氏介雞而召季氏之亂次  
曰去宥載鄰父有言鄰之梧樹不善者鄰人伐之鄰父曰續  
以為薪其人不少說曰鄰者若此其險也齊人有清旦衣冠往  
鬻金之所攫之者吏縛之問曰人皆在子攫人之金何故對  
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次曰正名謂齊者太公之所老也桓  
公嘗以此霸矣潛士知說士而不知其所謂士國殘身危  
先賢載武王言紂辟遠其子爰近姑与息然則姑息二字也  
○此篇又載孝經曰高而不危之和其民人然則孝經固古  
書也

審分覽謂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  
勝人人生好治人臣之事是為驥俱走也次曰君守以靜而



無知為君道次曰任數以耳目心智為不足時次曰勿窮請  
聖人之所不能所以能之也管仲人臣也不任已之能以  
五子之能况人主子次曰知度言去想去意靜虛以待愚接  
此重無之說而近世張橫浦諸人主之者也次曰慎勢言春  
舟之魚陸處則不勝燔燬又載慎子之言曰一鬼走百人逐  
之非一鬼足為百人分也未定也積鬼滿市過者不顧非不  
欲鬼也分已定矣故泊在乎定分次曰不二謂聽羣衆議以  
治國又危愚按此近世國是說所由出也次曰報一謂一則  
治兩則亂○此篇載履回獲食事謂孔子望見忘家語所載  
不同○選間領吏也○二十官韻作始以下○象譯狄  
鞮東方曰騶南曰象西曰狄○神農十七世有天下  
審應覽謂人主言不欲先所執要矣次曰重言謂人主言不可  
不慎次曰精諭載齊桓公欲伐衛而衛姬先知晉襄公欲

周而長弘先知与前篇所載管仲欲伐莒東郭先知同次曰  
離謂載鄭之富人有溺人得之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  
多以告鄧析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買矣其人又患之以告鄧  
析析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析之反覆一事而兩為之謀  
如此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与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  
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李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  
為非是非無度而不可與不可日變鄭國大乱民口譁譁子產  
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然則析蓋世所謂教唆者之祖矣  
次曰淫辭載孔穿析公孫龍之辨唐鞅勸宋王不辨善惡皆  
罪之而宋君殺唐鞅舉大木者前呼輿誦輿誦歌聲也後亦應之  
此其於大木者善矣豈无鄭衛之音哉然不若其宜也夫  
國亦木之大者也次曰不屈載魏惠王欲傳國惠子是欲惠  
子之為舜也是惠王欲為堯也堯舜之作他行称此今无其



他而欲為堯舜次日曰應言載規敬諫魏王入秦及凡辨說之事次日曰具備載宓子賤治魯父請吏二人書而動擊其肘魯君使其自為之三年而漁人不敢欺於閭行○此篇載海上之人有好蜻者每朝居海上蜻之至者百教而不止其父告之取而來明日之海上蜻無至者矣愚謂此即海鷗之說移用未必有其事也○法而不喻安開○煙視媚行言新婦離俗贗載舜讓石戶之農又讓此人無擇湯讓下隨又讓務光愚謂因莊子寓言堯讓許由而世因增衍至此又載齊平仁載得才不自快而而死令此皆以不此矣齊之對畢聚夢有聖其面不自快索其形不得死之謂此當務則未也其有以不平次日曰高義載子臺若渚之死然愚以為義則未也次日曰上德載墨者孟勝為楚之陽城君而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次曰用民載闔閭試其民於五湖地流血幾不可止句踐試其民於寢官民爭入水火次日曰逼威言桀紂之禁

不可勝數言令煩也次日曰為欲謂羣狗相與居投以炙雞則爭矣次日曰貴信以齊桓不背曹劌之盟為証次日曰率難以齊桓率甯戚為證○此篇載曹共公欲觀重耳駢脅使袒而捕池魚與左傳不同然恐无此理當從左氏○禹時萬國湯三千餘國

侍君覽謂人之所以羣者以君道立也次日曰長利謂利雖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為也次日曰知分載次非刺蛟禹濟江黃龍負舟之事次日曰召類宋司城子罕南家之墻擊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徑其宮而不止而弗徙也次日曰達鬱謂人皆說鏡之明已也次日曰行論謂人主不得以快志為事次日曰驕恣載魏武侯於謀事之當李悝諫之齊宣為太室春居諫之次日曰觀表載郅成子受右宰穀臣之璧穀臣死於甯喜之難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返其璧○此



篇載列精子高穎推之履汪弊履也祛步堂下注祛步卒衣而行也

六論

開春論以春始雷而蟄蟲動為善說者之諭惠施說魏太子緩葬期封人子高說段喬緩城築祈奚說范宣子釋叔尚皆善說者次曰察賢言魏文侯禮賢國治身逸宓子賤鳴琴不下堂巫馬期以星出入巫馬期問故宓子曰我任人子任力次曰期賢謂燭躡者務明其火振其樹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歸之若蟬之走明火也次曰審為載子華子諫韓昭釐愁身傷生以憂爭地中山八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柰何詹子曰重生次曰愛類載公輸般設攻宋之機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不入楚轅不攻宋次曰貴卒謂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旬月取之為騫騫

同荆王死貴人相向射吳起以伏尸挿矢而疾言曰羣臣乱王吳起死矣公子糾與小白爭先入管仲射小白中鉤鮑叔御小白懼管仲以為小白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凡所載皆捷於應變者然則貴卒之卒音猝○此篇魏闕注魏魏高大故曰魏闕○又載禹疏河決江為彭蠡之障愚按於地里不合

慎行論載費無極讒太子建慶封為崔杼弑君而又殺崔杼之惡後皆族滅次曰無義載公孫鞅詐其友公子卬而擒之鄭平欺其交應侯去秦而莫之為續經欺公孫而仕趙而人莫為同朝次曰疑似載黎丘丈人遇奇鬼似其子而至殺其子次曰壹行謂行人見大樹必解衣懸冠倚劍而寢其下大樹非人之情親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陵上巨木人以為期易知故也而況士乎次曰求人載堯讓天下於許由由曰



啁噍集材不過一枝鼠飲於河不過蒲腹歸已君乎惡用天下此雖寓言然已卑矣不過匹夫知足耳次曰察傳載舜稱夔者一而足矣而世因謂夔一足宋丁氏穿井免人外汲如得一人之使而世因謂穿井得一人衛有讀晉師三豕渡河子夏証其為已亥愚謂此則有合於察傳之義○此篇載舜為御堯為左禹為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奚故也其知之審也愚謂此即管仲知路不如老馬之喻也○銘乎金石注金鐘鼎也

貴直論謂所以貴士為其直言也載能意於齊宣孤援於文瀆燭過於趙簡子皆直言然亦麓厲矣次曰直諫載鮑叔奉杯為壽勸桓公無忘在官管仲無忘在魯甯戚無忘在車下此可言真諫若葆申謂楚文王罪當畧愚恐曉人不當如是也次曰知化載子胥諫夫差不從次曰過理載齊湣王亡國居

衛帶益三圍次曰壅塞載亡國之主不可有言之事次曰原亂載驪姬之禍

不苟論公孫枝請秦繆公見齊晉之使以非其事而擅請也罪之趙衰辭伐鄴之賞曰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則騎從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卻子虎文公召子虎將賞之曰言之易行之難次曰贊能謂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如得一歐冶鮑叔薦管仲而齊霸沈尹筮薦孫叔敖而楚霸次曰自知謂敗莫大於不自知有得鍾者欲負而走不可以推毀之鍾況然有聲恐人之奪已也遽掩其耳惡人聞之可也惡已自聞之悖矣次曰當賞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之類比皆得其處而安其產人臣亦無道知主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又主又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者宜則親疏



遠近賢不肖皆尽其力而以為用次曰博志謂精而熟之鬼  
將告之審越之孝人休吾不敢休人卧吾不敢卧步之速也  
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次曰貴當載荆  
有善相者謂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齊人有好獵者不  
得獸則狗惡也欲得良馬則家貧無以於是還疾耕又則  
家富又則有以求良狗又則數得獸矣  
以順論事多似倒而順如尹鐸為晉陽簡子曰往夷而壘鐸往  
增之卒以免難之賞又尹鐸次曰別類享有幸有藟獨食之  
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高陽應將為室匠對曰未可也木  
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橈以生為室今雖善後必敗高陽應曰  
緣子之言則室不敗也木益枯則勁塗益乾則輕以益勁任  
益輕則不敗匠人無辭以對而為之室之始成也善其後果  
敗驥驚綠耳背日而西走至乎夕則日在其前矣次曰有度

言賢主有度而所故不過次曰勿職夫臣者伯樂相之遺父  
御之賢主乘之一曰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  
矣次曰處方章子為齊將攻荆六月而不戰齊使周鼎趨之  
音季對曰殺之免之殘其家主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戰而戰  
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次曰慎小臣防容蚁而漂  
邑殺入突洩一燧而焚宮燒積人之情不蹙於山而蹙於垤  
士容論謂士之柔而堅虛而實者其狀服然不佞次曰務大營  
爵爭善處於一屋之下突決棟焚而不知變為人臣而免於  
鸞爵之智考寡矣次曰士農男女貿功以長生故時愛日非  
老不休非疾不息次曰任地冬至後五旬七日喜始生喜者  
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喜滿水旱也冬至后五十次曰  
辨土謂地竊苗相竊草竊為三盜去三盜而後粟可多次曰  
審時謂禾麻長麥各欲得時○此篇載唐尚啟年為史啟年



者年相若之名也○肥者欲棘注棘羸瘠也詩云棘人樂又  
○六尺耜所以成畝其博八寸所以成剛注耜六尺其刃廣  
八寸居者以耜耕廣六尺為畝三尺為剛愚意耜者今之犁  
廣六尺旋轉以耕七其塊彼此相向亦廣六尺而成一畝此  
之為畝而百步為畝總畝之四圍總名其博八寸所以成剛  
者犁頭之刃逐塊隨刃而起其長竟畝云起而空之契為刃  
同其闊此之謂剛註以三尺為剛恐於正文不合又云耨柄  
尺其耨六寸注耨器也愚按今浙西耘尚用苗間之器

黃石公素書

素書公篇曰原始曰正道曰求人之志曰本德宗道曰遵義曰  
安禮其說以道德仁義禮五者為一躰雖於指要無所取而  
其間言語雜出多生於卑謙竭節背理者寡特非此上老人  
授子房乎亂世之書耳張商英乃妄為訓釋取老子失道而

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之說以言之與  
本書五者一體之說正相反甚甚士為之後序謂晉亂有盜發  
子房家於至枕中獲此書何其鄙歟幸此言出於商英識者  
固所不屑觀爾

陸西具新語

新語十二篇漢太中大夫陸賈所撰一曰道基言天地既位而  
列聖制作之功次曰術事言帝王之功當思之於身舜棄黃  
金禹捐珠玉道取其至要三曰輔政言用賢四曰無為言舜  
周五曰辨惑言不苟合六曰慎微言謹內行七曰資質言質  
美者在遇合八曰至德言善治者不尚刑九曰懷慮言立功  
當專一十曰本行言立行本仁義十一曰明試言君臣當謹  
言行十二曰思務言聞見當務執守此其大略也往往多合  
於理而又黜神仙之妄言墨子之非則亦有識之言矣然其



文煩細不類陸賈豪傑士所言賈本以詩書章漢高帝馬上之習每陳前代行事帝輒稱善然不如此書組織以為文又第五篇云今上無明正聖主下無正諸侯鉏奸臣賊子之黨考其上文雖為魯定公而發豈所宜言於大漢方隆之日乎若賈本旨謂天下可以馬上得不可以馬上治之意十二篇咸無焉則此書似非陸賈之本真也

賈誼新書

過秦上○論秦與亡始末而歸之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論正而語卓 過秦下○謂天下向秦冀得安其性命使秦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猶未傾危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即海內歡然各自安其處使子嬰有庸行之材而僅得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馬謂秦以威并天下非天下白風子嬰之出大勢已去三秦無可全之理惟二世能反秦攻

天下或可未亂然千百年戰爭勢至此極秦亦不容不亡矣之事非可以古帝王常論也

宗首○係治安策今或謂弟謀為東帝一段文有略增勢

○敬寧○係治安策竊惟事勢可為痛哭流涕太息至射獵之娛一段而其文有增又痛哭作痛惜

藩傷○係治安策分建一段而文不同

藩疆○係治安策疆者最先反一段

大都○係治安策宅大不掉一段而先引楚靈王大城陳蔡葉與不羹四邑後遂作亂之事為証終之曰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等齊○言漢天子與諸侯無別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已同天子之御號大僕銀印秩二千石諸侯之御號太僕銀印二千石則御已齊天子親云太后諸侯親



云太后天子妃曰后諸侯妃曰后宮門皆曰司馬闈入者皆  
爲城旦殿門俱爲殿門闈入之罪俱弃市曰今日陛下曰乘  
輿皆同可謂長太息者此也

服人○言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爲臣例臣之於下  
也加五等以往則爲僕僕亦臣禮也然稱僕而不敢稱臣者  
尊天子避嫌疑也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  
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袂祿異則冠履異則衣  
帶異則環珮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  
牀席異則器皿異則食飲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  
益壤○請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去東郡以益梁梁足以捍齊  
趙淮陽足以禁吳楚則陛下無山東之憂  
權重○諸侯勢足以專制力足以行逆雖令寇虜勿謂  
勢不足以專制力不以行逆雖生夏育有仇讎之怨猶之

傷也

五美○係治安策分王子弟使天下咸知陛下之明之兼之  
仁之義而誦聖一政

制不定○係治安策體解之喻 政先引黃帝誅同父

母親弟炎帝以定天下爲証

審微○引孔子謂不如多予邑及宓子寧使齊寇得麥  
母使不耕者得獲爲証

階級○係治安策躡貌大臣一段

俗激○係治安策定經制一段

時變○係治安策家貧子壯出巷具一段文稍增

瑰璋○謂瑰政予民而民愈貧璋術奪民而民益富蓋  
以初末趨本爲說

葺子產子○係治安策牆屋被文繡一段而此尤詳結云



可為長大息者此也

銅布○係議鑄錢禁之文亦結之曰可為長大息者此其一也

壹通○謂建武開函谷臨晉關為備山東諸侯豈若定地勢

屬遠○謂遠徭之弊

親疏危亂○係治安策言諸侯王一設

憂民○係蓄積疏言三年耕餘一年食

解縣○係治安策天下之勢方倒懸一段結云可為

流涕者此也

匈奴○謂匈奴不過漢一大縣建二表設五餌以此為單于爭

其民則不匈奴猶振槁也一表諭陛下之愛一表諭陛下之

好一表愛人之狀好人之技此謂三表錦綉車騎以壞其目

新安程大昌讀太平寰宇記又杜佑通典見所引繁露語言今書皆無之因知今書之非本真又讀太平御覽古繁露語特多御覽太平興國間編葺此時繁露尚存今遂逸不傳合此三說觀之是隋唐國初繁露已未必皆董仲舒之舊中以後繁露又非隋唐國初之繁露矣近世胡尚書樂為寧鄉宰日刊之縣齋僅比三十七篇而已其後得攻媿樓參政校定本十七卷八十二篇之舊復全其兄胡楓旣刊之江東漕司其後岳尚書珂復刊之嘉禾郡為出遂以為定本攻媿謂為仲舒所著無疑而取楚壯篇第一謂為潘氏本有之至於調均一篇萍鄉本列置第二十五及攻媿再定本乃不及此篇則不知何說也又程氏謂通典載劔在左青龍象刀在右白虎象較在前朱雀象冠在首玄武象謂此數語今書所無而今書服制象篇此語實其



存程氏以為無之不知又何也愚按今書惟對膠西王越  
大夫之問辭約義精而具在本傳餘多煩猥甚至於理不  
馴者有之如云宋襄公由其道而敗春秋責之襄公豈由  
其道者耶如去周無道而秦伐之以為殷周之伐並言秦  
果伐無道者耶如云志如死灰以不問問以不對對恐非  
儒者之言如以王正月之王為文王恐春秋無此意如謂  
黃帝之先謚四帝之後恐隆古未有謚如謂舜主天法商  
禹主地法夏湯主天法質文王主地法文於理皆未見其  
有當如謂楚莊王以天不見災而禱之于山川不見災而  
懼可矣禱于山川以求天災豈人情乎若其謂性有善惡  
而未能為善惟待教訓而後能為善謂性已善幾於無教  
孔子言善人吾不得而見之而孟子言人性皆善過矣是  
又未明乎本然之性也漢世之儒惟仲舒仁義二策炳炳  
萬世曾謂仲舒之繁露而有是乎歐陽公讀繁露不言其  
非真而譏其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且有惜哉惜哉  
之歎夫仲舒純儒歐公文人此又孝者所宜審也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七

讀諸子三

論衡

王充嘗師班彪博學有獨見既仕不偶退而作論衡二十餘萬  
言蔡邕王朗嘗得其書皆秘之以為己助蓋充亦傑然以文章  
稱者惜其初心發於怨憤待論至於過激失理之平正與自名  
論衡之意相背耳如謂窮達皆出於命達者未必賢窮者未必  
不肖可矣乃推而衍之至以治和非堯舜之功敗亡非桀紂之  
罪亦歸之時命焉可乎甚至譏孔孟而尊老子抑殷周而誇大  
漢謂龍無靈謂雷無威謂天地无生育之恩而譬之人身之生  
蟣蟲欲以尺廢天地百神之祀雖人生之父母骨肉亦以人死  
無知不能為鬼而忽蔑之凡皆發於一念之怨憤故不自知其  
輕重失平如此至其隨事各主一說彼此自相背馳如以十五



說主士龍必能致雨矣他日又曰仲舒言士龍難曉如以千餘  
言力辨虎狼食人非部吏之過矣他日又曰虎狼之來應政失  
也凡皆以不平之念尽欲更時俗之說而時俗之說之通行者  
終不可廢矯枉過正亦不自竟其衡決至此也惟其辨訛正謬  
有裨後季見聞者則取節以列下方

辨三代姓○世稱禹以含意故而生故夏姓姁高以含燕子而  
生故商姓子稷以母履迹而生故姓姬意艾草也燕子鳥也大  
人迹土也皆非氣安能生且帝王之妃何為適草野何為浴於  
水或禹高后稷之母適欲懷妊偶吞意艾燕子履大人迹世好  
奇恠因以為姓三卷

辨胥濤○浙江山陰江上虞江皆有濤蓋水發海中漾馳而已  
入江淺狹水激沸起故騰為濤猶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  
稱大江浩洋曲江有濤亦以隘狹也溪之深者安洋淺者激

揚為瀨夫濤瀨一也謂子胥為濤誰居溪谷為瀨乎按濤入  
三江江岸沸踊中央无聲必以子胥為濤子胥之身聚岸淮  
也濤之起也隨月盛衰如子胥為濤子胥之怒以月為節也  
三江時風揚疾之波亦溺役人子胥之神復為風也始皇渡  
湘遭風問湘祠堯女舜妻怒斬其樹夫謂子胥之神為濤猶  
謂二女之神為風耳

辨齊桓公○桓公妻姑姊妹七人此因如夫人者六人而誤耳  
又謂其負婦人以朝諸侯或婦人立於後耳桓公千歲一出  
之主也葵立稍驕畔者九国况於禽獸之行無礼而可留諸  
侯哉

辨星退舍○宋景公一坐有三善言星徒三舍如有十善言星  
徙十舍乎善言延壽二十一歲堯舜獲壽千歲乎太卜欺齊  
景公以能動地晏子謂鉤星在房心之間地自當動子韋之



言星徒猶太卜之言地動宋無晏子之智臣故子韋售其欺耳四卷

辨射日○射不過百步日之行天去人以萬里數堯上射之安能得日日火也雖中安能滅之曲桀桀紂之惡射天歐地高宗之德政消彘穀今堯不能以德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為桀紂同也

辨武王順怒風止○武王誅紂是乎天當安靜以祐之如誅紂非乎而天風者怒也武王順目重天怒也風何止或時風偶自止耳

辨魯襄與韓戰○歷七日返三舍一磨安能返日日一日行一度退三度是日却三日也或戰時日正卯戰迷謂之暮轉而轉左曲道日若卻耳

辨燕丹○燕丹誓天使日再中乃得脫秦何湯國夏臺文王拘囚姜里孔子厄陳祭天不能祐

辨杞梁妻哭而城崩○鄒衍仰歎而霜墮師曠鼓琴而晉旱皆適然耳師曠初季時非直一再奏風雨當至久矣

辨天雨穀○穀生草野成熟委地疾風暴起志之俱飛風衰穀集謂之雨穀天施地生凡有葉實可食者皆地所生非天所為也

辨梁山崩壅河○伯宗以輦者之言令景公編哭乃流實則山初崩土積水未盛三日之後水盛土散意流東去耳五卷

辨黃帝葬衣冠○衣不離形如仙去衣冠不宜遺黃帝實仙不死而升天臣子乃葬不死者之衣冠與實死者無異非臣子實事之必別生於死之意也七卷

辨稱孔子于七干國○增之也至不能十國八卷

辨太公殺隱士○狂譎華士公堯不誅許由唐民不皆操執武



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愚謂太公安有殺隱士之理人  
公始亦隱士耳謂其殺隱士必欲人皆致命於國者韓非等  
妄言以售私說耳此不待辨十卷

辨謂是庸腐莖莖數屈軼指鮭鮑倉光獸鱗皆妄

附雜錄

孟子以眸子觀人正否眸子稟於天不同與性善之說自異

微子曰我舊云孩子主子不出謂識紂惡於孩子之時按令本  
作刻子

禮曰刻尊為雷之刑一出一入一屈一伸為相校軫則鳴盛夏

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交爭則相校軫如以十水灌冶鑄  
之火氣激烈若雷之音矣六卷

宋有御馬者不進劉而棄之溝又駕一馬又不進又劉而棄之  
溝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王良法也十卷

南鑄鼎象物使不逢不若蓋使人識而避之耳論衡辨其不能

辟除神效非也

擗檀以五月生葉後於春榮之木其材強勁車以為軸不崇朝  
輒成賈者來果之物也

陽溫陰寒歷月乃至災變之氣一朝成恠

天且風巢居之虫動且雨亢麇之物擾夜及半而鶴唳晨將旦  
而鷄鳴物應天氣之驗也

雨自有時非雩祭可得也慈父之於子孝子之於親知病之必  
不可治終不肯安坐待絕猶卜筮求禱召醫和藥者惻痛發  
勤冀有驗也雩祭者之用心慈父孝子之心也十五卷

驚三足曰能龜三足曰賁十七卷

子雲作太玄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十八卷又蜀富人賈錢子

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十九卷



勿其父而稱異人之翁

天晏賜者星辰晚爛人性奇者掌文藻炳○又曰察掌理者左右不觀左文明也

鬼神陰陽之名也陰氣逆物而歸故謂之鬼陰氣導物而生故

謂之神神伸也伸復無已然而復始人未生在元氣之中既

死復歸元氣

尹齊死怨家欲燒其尸亡去歸葬或時吏知怨家之謀竊奪時

亡愚按漢注謂鬼有知而亡去每疑棺尸無亡去之理今論

衡之說近之矣二十一卷

甲乙日病者生死之期常在庚辛

世間所謂妖祥所謂鬼神者皆太陽之氣為之也夫人之所以

生者陰陽氣也陰氣主為骨肉陽氣主為精神人之生也陰

陽氣具故骨肉堅精神強骨肉精神含錯相待故能常見而

不滅亡太陽之氣孤而無陰故徒能為象不能為形無骨肉

有精神故一見恍惚輒復滅亡也二十二卷

夫毒太陽之熱氣也鳩蛇治島巴豆皆生南方熱氣所鍾也太

陽火氣常為毒也五行一曰火五事二曰言三曰火直故南

越之人祝祭神效口舌為毒也

謂諱西益宅者尊其在西尊無二上故不可益諱刑徒不上立

墓者為親見祖父皆義理之諱非凶惡之忌

世諱作豆豉惡聞雷不欲積家踰至春也二十二卷

漢俗解除之祭先為設膳食已驅以刃杖

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

漢俗解土為土偶像鬼令巫祝之

識書謂孔子預秦皇上我之心按始皇實不至魯



魯何知牛介葛盧知牛揚翁仲知馬眇皆古射事之類也  
謂三易皆六十四卦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非演為六  
十四也

謂六典不與今禮相應按今禮經不見六典

謂論語之篇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者懷持便也漢自武帝得

之孔壁皆各之曰傳至孔安國以教晉人扶卿始曰論語

彈雀則失鷄射鵲則失鴈方負畫不俱成左右視不並見

王肩滿篋不成為寶二十八卷

墨家薄葬石鬼厚其精而薄其苑自相乖反

左傳出孔壁國語左氏之外傳

公孫龍劉衍言虛誇與管商書相反而太史兼紀三代世表言

帝王皆黃帝子孫而殷周不紀謂玄鳥大人之精氣亦兼紀

孔子失馬於野野人閉不為子音姦稱而怒馬圍諸說而喜脫

俗而以鴻文猶和神仙之類治亂然則之表以取

乘也故斷決知事不必臯陶謂和安班不食秋牙南巷之樂

不候韶武里毋之初不待大空牛刀割雞得食來與俄裁

箸盆盞酌卮大小失宜善之者希見三十卷

兒注師声鴻門高陽者壽

人壽以百歲為正人形以一丈為正故名男子為丈夫尊公嫗

為丈人一卷

歷陽之沉長平之坑同命俱死者國命勝人命

水潦降不獻魚鱉以蟲蛇新化魚鱉

物多變人獨不變者稟得正也刑不可變則壽不可增牛

壽羊馬馬壽牛人

陽烽取火五月丙午日中鍊五石鑄器磨礪生光仰以向日則

火來至今以刀劍之鈎月摩拭向日亦得火



伊尹母夢謂曰出水疾東走且如其言顧其鄉皆水矣一卷

古公曰我出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知而避之文王受命已  
在生時書稱天乃大命又王者與天合同若天使之

周人出碩作養書謂人惟有善有惡在所養焉重仲舒因孟子荀  
言性不同作情性之說謂性生於陽情生於陰曰性善者見  
其陽謂惡者見其陰劉子政反之以性在身為陰以情形於  
外為陽三卷

五月之時書十一分夜五分六月書十分夜六分從六月至十

一月減一分歲日行天十六道

日月行遲天行疾故日月實東行而反西旋若歲行地上

天不動氣不施氣不施物不生日月星辰之行皆施氣十一卷

甄牟按芥穗石引針

漢制立春東耕立土象人男文各二

射布名侯示射無道諸侯也

凡蟲為風之字取氣於風故八日而化

神農藏種方穀馬屎以汁漬種令木不虫

虞夏舜重瞳王莽亦瞳又晉文駢脅張儀亦駢脅

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門三盈三虛十六卷

神者忽無形出入無門故謂之神今作形像與禮相違失神之

實○歆者內氣也

漢祭靈星即古雩祭春求雨秋求實一歲再祀漢春雩之禮廢

秋雩之禮有又或訛為祭明星又曰歲星實龍星也龍星三

月月見則雩祈穀兩龍星八月將入則秋雩祈穀實愚謂論衡

釋靈星之名似矣實則古之雩祭止因龍見而雩此祭之候

也未必祭其星也

某截竹為筒破以為牒賣斷木為契拊之為板  
片加筆墨乃成文字片加刮刀成奏牘○並見十二卷



卷十三卷云批李梅杏菴立微野布施越境而布施矣

子孟年孟初瓦屋見二十卷

申鑒

申鑒五篇東漢荀悅書也自言道本仁義備在典籍前鑒既明後復申之謂之申鑒然大抵辭繁理寡躰亦不一政躰第一時事第二多舉凡自頗用汲冢周書之躰俗嫌第三雜言第四第五多用或問頗效揚雄法言之躰其言之合於理者如曰人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如曰求已之所有餘尊下之所不足捨已之所易責人之所難怨之本也如孺子之驅雞也而見御民之術迨則放志志安則循路而入門或問卜策曰吉而濟凶而請益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或問避疾厄曰可避非身可逃非神孺子掩目巨夫之掖而日逃可乎或問神仙之術曰終

始違也短長效也運數非人力之為也躰宜調而矯之神宜乎而抑之必有失和者矣又謂人臣之義不曰吾君能矣不我須也言無補也而不忠不曰吾君不能矣不我識也言無益也而不盡忠進思有三術先其未然發而二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凡其言之合於理者如此如曰善治民者治其性故路可使尚伯夷同功則喜於立論之過論性情者舉童童而當理理者殊少文亦頗卑弱為其所著漢紀頗不類未知果悅之真否也本淳熙九年尤袤刻江西漕司

乾坤鑿度

鑿度又不知誰所作矯黃帝而為之言云庖犧氏之古文黃帝演古籀文而蒼頡修為上下篇上篇乾鑿度又鑿開也度路也聖人鑿開天路顯彰化源也其說謂有太易而有太初而有太始而有太素乃及古帝者之代與乃及乾坤巽良之四門乃及坎



難震兌之四正至若配身取象取物制度等說支離矣下篇坤  
鑿度也謂太古變乾之後次鑿坤度謂坤元十性謂坤有八色  
曰湯配曰凌配支離益其矣乾坤鑿度又之曰太率詞澁而理  
寡又有周易乾鑿度周易坤鑿度二篇又皆矯孔子而為之言  
竊取繫辭餘自太極兩儀八卦而生六十四卦而至爻象復歸  
太易太初太始太素之說謂太易未見氣也太初氣之始也太  
始形之始也太素質之始也較之乾坤鑿度文頗明直是出一  
人之手而偽為古今華質之不同以互相發明者欤然以日之  
十干辰之十二支星之二十八宿指為大衍之數五十於易未  
必合而以易之三百六十折當暮之日是京房卦氣之法此書  
正為此作而前肩大易為重耳若其謂入戊午部二十九年代  
崇侯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天下受錄雁河圖又謂消息卦純  
者為帝不純者為王恐皆非君子之言而謂帝乙以生日為名  
亦非殷以即位之年太歲為號考其言者已得之矣

易緯稽覽圖

緯雖非正書然出漢世此書言至公大唐上元二年乙亥卦起  
中孚不知何人作也書有推天元甲子之術推易天地人之元  
術皆墮小數不足留情其曰癸巳元年一百九十萬八千八百  
五十三歲乃加大初元年殆誕誕耳惟其謂六日八十分之七  
注云一卦七分此為京房卦法則明至每候言災異之應恐亦  
未必然

易通卦驗

卦驗有於七經於河洛之目於理無所考而亦矯孔子為之辭  
首云太皇之先與耀合元精五帝期以序七神此不過為無所  
考以相欺大率為卦氣發熱僻書耳

周易參同契



參同契者漢又世上虞人魏伯陽所造其說出於神仙傳不足  
憑為之注釋者五代未彭曉則此書必出於五代之前也參雜  
也同通也契合也此方士煉丹之書謂為諸丹經理通而義合  
也然必冒周易為稱者煉丹取子午時為火候是為坎離因用  
乾坤坎離四正卦於靈竅之外其次言屯蒙六十卦以見一日  
用功之早晚又次言納甲六卦以見一月用功之進退又次言  
十二辟卦以分納甲六卦而兩之要皆附會周易以張大粉飾  
之其實煉丹無符於易之本無預於煉丹而今世言火候者因  
以三百八十四爻為一周天以一文直一日而爻多日少終不  
相合其妄可知近世蔡季通李通李博而不免於雜嘗留音此書而  
晦義為之游因為校正其書頗行然求其義則終无之嗚呼煉  
丹之說盛於唐而唐世人主若士大夫凡惑然者无不速其死  
此書又可尚乎道書魏伯陽傳言伯陽將二弟子一白犬入山  
作金丹又成為犬又死伯陽自服自死弟子繼服又死二弟子  
不服而出山為伯陽求棺斂至則伯陽已活矣其鄙如此且或  
有之人生奈何以一死試丹而伯陽之再活者今安在焉幾何  
耶

### 古三墳書

孔安國作書序明言孔子去三墳而斷自唐虞二典為書今信  
安毛漸正仲乃稱元豐七年奏使京西得古三墳書於唐州比  
陽道民間為偽固不待辨而知特其所以為偽有不容不辨者  
犬三墳雖不可復知槩以今之二典則載事之書後出所謂史  
冊之類也今其書乃以山墳為第一而指為天皇伏羲氏連山  
之易以氣墳次之而指為人皇神農氏歸藏之易以形墳又次  
之而指為地皇軒轅氏坤乾之易愚按伏羲畫八卦歷文王孔  
子而成今之易三才之道備焉此外無餘蘊周禮六典晚出於



王莽劉歆始有連山歸藏屬名者之名意謂夏商之世各自有  
易於義無稽而好異者喜言自謂博古已成空談況於竊取  
其名為三墳之書然乎否耶山墳言君臣民物陰陽氣象氣墳  
言歸藏生動長育止殺形墳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一字各釋  
為一事實皆無理山墳綴以姓紀之篇氣墳綴以皇策之篇形  
墳綴以政典之篇亦皆無理毛漸乃以胤征嘗引政典指為證  
據不知政典夏氏國法非三墳書也此書不必辨因以記周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七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八

讀諸子四

孫子兵書

孫子言兵首謂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而切勿欲  
道民使之與上同意欲不戰而屈人兵欲先為不可勝以待敵  
之可勝欲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至論將則謂進不求名  
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蓋終始未嘗言殺而以父於兵  
為戒所異於先王之訓者惟詭道一語然特自指其用兵變化  
而言非俗情所事茲詐之比且古人詭即言詭皆其真情非後  
世實詐而反謬言誠者比也若孫子之書豈特兵家之祖亦廢  
幾乎立言之君子矣諸子自荀揚外其餘浮囂橫議者莫與比

意互釋蟻附

分數

分部曲率然此名風起之日

吳子兵書二



吳子言兵先以得士心為本名曰父子兵此吮疽之術也審敵  
可否未嘗言殺機權議論亦足為孫子之亞矣嘗勸魏文侯饗  
賞有功行之三年士不得令而奮擊起曰人有短長氣有盛衰  
乃發無功而不與饗者五萬破秦者五十萬

天竈大谷

龍頭大端

司馬法 兵書三

司馬法者齊司馬穰苴之書也謂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  
忘戰必危而首叙蒐兵命將之礼軍容國容之義三代兵車游  
章之別蓋述典刑之舊尔至其言兵則細矣非孫吾比矣至謂  
夏賞而不罰殷罰而不賞周德衰而賞罰兼之則背理之言也

對子古市  
去穰苴傳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 兵書四

兵自黃帝立立井法井字形開方為九五為陳法四為闕地所

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所謂數  
終於八也形圓而勢不散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為一也太公實  
繼其法至管仲復脩太公法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一軌為理  
故五十人為小戎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十連為鄉故二千  
人為旅五鄉一帥故萬人為軍皆本司馬法也陳數有九大將  
握奇零其中四頭八尾觸處為首諸葛亮以布八陣圖李靖本  
之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外畫之方內  
環之方以成六花各六花陣故靖言兵專本乎正自謂西討突  
厥越險數千里比制未嘗敢易至於奇正相生如環無端靖謂  
惟孫武能之吳起而下莫可及焉謂舅韓擒虎但以奇為奇以  
正為正尔蓋兵家之立言無出於孫武而兵家之講明亦無過  
於李靖矣

靖言愛士太宗以威克厥愛諸之靖必對以成克者一時誓



師之言愛結者平時養士之素可也顧乃謂愛設於先威設於後尚書所以謹戒其終非所以作謀於始則非書之旨矣古者齋廟授鉞蓋必不得已而用兵故告之宗廟且示謹重也靖乃曰假成於神則不知古人惻怛之心矣孫子首篇其一曰道而繼以道者令民與上同意至曹公注釋亦云導之敬令是訓道之導非道德之道也靖乃曰道之說至微至深易所謂聰明睿智則亦非孫子立言之本旨矣太公謂步兵與車騎戰必依丘墓孫子謂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處太宗問二說不同而靖專主太公竊意太公言戰當有所依孫子言屯當審所寓二說自並行而不相背靖言張良李太公六韜三略此殆因地土老人授書而言竊意諸略乃後世附會未必太公之書若其論高祖不善將將殆靖欲太宗保全功臣耳亦未得為確論將將自是御之於方用之初保功

臣自是全之於已用之後

天地風雲龍虎鳥蛇

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二門太公謀大

貞四種推導形勢

僕身五車之門

尉繚子兵書二

尉繚子謂對暴虐主而言其說欲絕拘忌嚴法令務耕織使三軍一心畏將而不畏敵而譬之於水謂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為之摧者無異也性專而觸誠也嗚呼此殆孟子所指我能為君戰必克者欤雖欲審囚決獄不殺無罪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然立為什伍相揭之法專務殺其士卒使之畏已而以殺卒之半為善用兵孫吳談兵已不如此况仁人乎然其言曰亡國富倉府上滿下漏患無所救此足警有國者云

劫劫示守法

一杖甲冑之士不拜

將主旗鼓

非將事

金鼓鈴旗鼓進金止鈴傳令鼓節一鼓



步鼓也十步一鼓後  
鼓也音不絕驚鳥致也

黃石公三略六韜兵書六十一

韜略世謂出太公雒李衛公亦云以愚觀之偽書爾春秋荀吳始嘗舍車而步漢以後始有騎將今其書以車騎步分三太公時有之乎春秋後始有霸三代雖有伯不以霸稱也今其書歷叙皇帝王霸太公時有之乎春秋霸主始有結連與國深入人境者今其書稱必得大國之與鄰國之助又云行數百里人馬倦休太公時有之乎又謂取天下者若逐野獸天下皆有分肉之心此襲用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語而贅婿者秦始有之其書亦稱贅婿且自謂三略為哀世作則不能自掩其為後世之偽明矣况其為書類多掇拾三略大率以柔弱不貪為主此老子之說也六韜言猶豫狐疑之戒巧吳子之所已言也言山兵者即吳子之谷戰言澤兵者即吳子之水戰十四變即吳子之十

三繫十一卒即吳子之五練統教戰即其士先教戒之說分險即其過敵谿谷之說兩不張蓋等語出尉繚子書火戰子說亦備孫子書而消又不絕等語又編集古書者也要其前後本無主說三略既不見上中下可分之的六韜亦不見文武龍虎豹犬之義大抵書之不切於兵者居半切於兵者多死法敵而木偶人也則可耳其最無理者文伐十二節皆陰刻陷人之語豈文伐之義乎股肱羽翼七十二人輕重失次泛其無紀豈股肱羽翼之義乎文王聖人也太公聞風興起動盍歸乎來之思武王以聖繼聖順天應人而太公以鷹揚之師分顧以孩提視文武謂其求教太公雖帝堯之聖亦文王所未聞待傾聽而始知焉此皆根於小獵得師一語故附會至此耳然按六韜謂太公坐茅而漁尉繚子又謂太公屠牛朝歌賣食盟津餘七年主不聽而遇文王是則卜獵之說尚未定也况韜略可信其為太公



之書乎

其書之播詠人口者曰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焦蘇後發師不宿飢而先之以軍譏曰則是引古語也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然先之以故曰則亦用古語也曰以義誅不義若决江河而溉涸焰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此語是以發明仁人用兵之本心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亦至今為名言

陰符經 天潢天缸一物也以教其婿人雷勇欲掩亦揚名者聚為一卒此條列於貪賤快志之下層

陰符經

經以符言既異矣符以陰言愈異矣首云觀天之道執天之行

盡矣天之道固可觀天之行其可執耶謂五行為五賊謂三才為三盜五行豈可言賊三才豈可盜又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盜既宜三才既安賊豈所以為昌盜豈所以為安即若謂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所以神此本老聃可道非道之說後世有偽為道書者曰常清淨經有偽為佛書者曰般若經千變萬化皆不出反常一語初非異事乃雷同語耳言用兵而不能明其所以用兵言修煉而不能明其所以修煉言鬼神而不能明其所以鬼神蓋異端之士掇拾異說而本无所定見者豈此其所以為陰符欤然則人生安用此書為也唐永徽五年嘗救褚遂良寫一百二十卷不知果然否近世大儒亦加品題則事之不可曉者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八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九

讀文集

韓文

古賦

感二鳥賦豈真有羨於白鳥鸚鵡特因物託興

在人貴物者

知警示

復志賦退而守其志也歲行未復云者歲星十二年一周復公

自述幼孤時未及十歲

閱已賦自傷不得其志欲靜以俟之

別知賦傷知心之難得不忍揚儀之去已也

詩

元和聖德詩觀魏雉宮前輩或謂揮刀紛紛爭切膾脯等語異於文五是致是附氣象愚謂亦各言其實但恐於頌德之名



不類或云公之意欲使潘鎮知懼

瑟操大抵意味悠長拱挹不盡將古聖賢之作而述之耶抑述古聖賢之意而作之耶猗蘭操有二云齊麥之茂齊麥之有君子之節君子之守評約義精尤當佩服蓋能全其所自得者投之患難而不變志士仁人平居無異傳伍惟歷變而後可知齊麥處雪霜而茂者由齊麥之性自有陽和惟因君子之傷乃足見君子之守也均必之凡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至昔言乎昔師席王宗論於於郵縣李官余曾從之遊聞其講詩至衛莊姜賦然卒此章而言曰反已之切者惟見已之不然不見人之有不然衛莊姜惟知為婦之當順而不見其夫之不義惟知為母之當慈而不見其子之不孝此心也何心也充其類而廣之大舜所謂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之心也文王所謂臣罪當誅兮天子聖明之心也凱風孝子

謂母氏聖善我無令人亦此心也羅仲素謂天下無不是底

父母即所以指明此心也

南山詩險語層出合看其布置處

謝自然詩指其輕率之事為幽明雜亂人鬼相殘不知人生當理而弃其身早哉正大之見乎

秋懷詩寄興悠遠多感歎自歛退之意

赴江陵途中詩次叙明密是記事禮賓有云早知大理官不列

三后傳何況親汗欲敲榜發姦偷此語可警世俗蓋此有唐

虞之朝者大禹臯陶稷契也禹平水土稷教播種而契教以

人倫是為三后獨臯陶不預焉三后子孫為二代享國長文

雖益之後為秦亦綿延千百祀獨臯陶之後無聞焉或謂皇

陶之所司者刑也漢高祖再整宇宙一時際會如蕭曹韓信

張良肖之後為蕭梁曹之後為曹魏張良好道家享至今名



天師者亦其後獨韓信夷族以其所用者兵而刑之大者也  
臯陶明刑所以輔唐虞之仁雖不當以漢事比然且不得列  
三后之傳則刑之不可易言昭昭也司刑君子其可不盡心  
歟

醉贈張祕書謂聖客能文性情浩浩為得酒意而富兒紅裙之  
醉如聚飛蚊可謂逸矣卒章有云至寶不睡豕神功謝勳耘  
此謂文字混然天成之妙也公之自得蓋如此

送惠師靈師皆叙其游歷勝槩終律之以正道  
縣齋有懷自叙平生其詳

岳陽樓叙洞庭之勝

薦士詩叙六朝之陋為搜春摘花卉叙國朝之盛為奮猛卷海  
潦論文者可以觀矣

鷓鴣詩高自折譽陋視凡子也

山石詩清峻

汴泗交流詩叙教戰

雉帶前峻特有變態

滌山蒼簡淡有餘興

贈鄭兵部詩慷慨

桃源圖前立兩柱一叙圖一叙詩方雙合叙事中間云大蛇中

斷喪前王五馬南渡開新主只提秦晉包盡六百年結云世

俗寧知偽與真至今傳者武陵人與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

之說誠荒唐相應皆明之以正理

贈李喜以釣魚况人事捨小求大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感慨多興內云判司卑官不堪說采免

兩楚壁埃間然則唐之判司簿尉類然欻然唐人之待卑官

雖嚴而卑官之行法於人猶得以伸其嚴如劉仁軌為陳倉



尉撈殺中貴人折衝都尉曾寧是也我朝判司簿尉視唐重矣奈  
新進上而莞庫監當不以辱之其於判司簿尉視唐重矣奈  
何朝廷視之雖重世俗待之益卑苦役苛責甚於奴僕官之  
辱法之屈也此事關係世道

謁衡嶽祠則恒之忱正直之操波老所謂能開衡山之雲者也  
杏花詩鈞鈞軒字釋云鷓鴣聲

感春謂春風漫誕之可悲甚於秋霜摧落之不足惜此意亦奇  
東坡謂春塔投醪光陸離不比秋光只為離人照斷腸皆是  
此意翻出

孟東野失子詩云蝮蛇生子時坼裂腸與肝愚往年見臨安無  
夢和尚說蠅散子後即枯死云出佛經

齒落詩結以語訛默固好嚼發軟還美翻說最佳  
赤藤杖歌赤龍拔鬚義和遺鞭等語形容奇恠韓詩多類此然

此類皆從莊生寓言來

送石處士赴河南幕風雲入壯懷泉石別幽耳最工

辛卯雪万玉妃之句李花万堆雪之句寄盧仝猶上虛空跨驥

駟之句醉留東野為雲為龍之句皆立恠以驚人者

招楊之果栢馬之喻愛之使進而誰氏子之作謂稱道士為癡  
狂尤正論也

石鼓歌雙鳥詩亦恠特雙鳥必有所指豈異端歟

贈劉師服詩可與齒落詩參看

聽穎師琴有曰喧秋百鳥群忽見孤鳳凰

贈張十八詩有曰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皆工於形容

調張籍形容李杜文章尤極奇妙

寄崔立之狀世俗羨科第之榮

月蝕詩律王川子之豪歸之雅正尤切諷諫結句仁厚有味



短檠歌有感慨意

符讀書城南世多議其以富貴誘子是固然矣然亦人情誘

小兒讀書之常愈於後世之飾偽者

病鴟詩有不絕小人戒誘使善之意

華山詩形容女冠之易動俗

書皇甫湜詩議留意園池猶爾雅注蟲魚任思倚撫當業孔頴

愚謂此可鍼世俗之失蓋園池之適無非玩物伸舒潛心大

業三年不窺園知汲汲於所當務者外誘不期而絕也

路傍埃以下皆公南遷時詩下食豐魚章卒數驚尚汗惟蛇舊

所識開籠縱之蛤即蝦蟇亦初不下喉也

管李大夫以年 半百來日無多有少年樂新知衰暮思故友

之句

南山有高樹行猛虎行皆贈李宗閔巧喻而力詆文之鋪叙

徑其佳

送澄觀詩我欲收斂加冠巾其於送虛師亦嘗云方將斂之道

且欲冠其顛人其入之心在在不放獨惜其論太顛語少對

酌耳

山南鄭相公酬答詩身軀力健依幹當作鮮茫漫華墨間華當

作筆音釋序李少卿云○叮嚀耳垢也上都挺切下乃挺切

讀東方朔雜事遺瘡鬼二詩皆稽滑以諷瘡云顛頊子也

示兒詩以有屋自慰與符讀書詩正相終始

喜雪春雪詠雪等作皆曲盡形容之妙層層出無窮

蒲萄詩以馬乳對龍鬚今俗呼蒲萄為馬乳而竹之有龍鬚亦

經見於此○作字讀與做同方橋詩作字與過字同押

遠與詩斷送一生惟有酒贈鄭兵曹詩消除萬事無過酒山谷

詞各於其下去一酒字天然妙對



記夢結句安能從汝巢神仙李少卿謂仙當作山此韻與問字  
連押當作山充分明

詠筍與詠雪詩相類形容層出

送張侍郎以下諸詩皆隨裴相公東征時作

示姪孫湘以下諸詩皆貶潮州時作

雜文

原道嗚呼自昔聖帝明王所以措生民於理使其得自別於夷  
狄禽獸者滿於原道之書矣孔孟沒異端熾千有餘年而後  
得原道之書辭而闢之昭如矣柰何溺於異端之士吹毛求  
鬣竊附程錄尚欲陰為異端報仇耶此程明高弟尹和靖力  
排語錄之非欤程錄嘗謂愛主清而言蓋辨析精微之極也  
仁者愛人此正吾夫子之言豈可因以博愛為仁非原道哉  
彼以煦煦為仁而此以博愛為仁正將以吾道之大擴其

見之小也原道不可非也程錄雖嘗以虛位之說為非此決  
非程氏之言也夫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此正孟子之言豈可  
反以道德虛位非原道哉仁與義為道德夫仁與義亦自以  
為道德故特指其位為虛而未嘗以道德為虛也原道不可  
非也程錄又載昌黎言治國平天下止及正心而不及致知  
格物此殆程子一時偶然之言也孔子言脩己以安百姓孟  
子言篤恭而天下平皆不過率其要而言豈必盡及致知格  
物之辭自而後可以為自脩而顧乃以此非原道哉異端言  
心而外其天下國家者故昌黎言治國平天下而特推其本  
於正心耳原道不可非也非之之說三皆不過為異端報仇  
譽之之說一又不過為異端借影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舜  
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  
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所謂傳者



前後相承之名也所謂道者即原道之書所謂其位君臣父子其教禮樂刑政其文詩書易春秋以至絲麻宮室粟米統果魚肉皆道之實也故曰以是而傳以是者指原道之書所謂道者而言之以明中國聖人皆以此道而為治也故他日論異端又曰果孰為而孰傳之耶正言此之所謂道者無非實而其傳具有自來彼之所謂道者無非虛而初無所自傳云尔非他有而相授受之所謂道也託附程錄者乃發為異說亦譽原道以為此必有所見若無所見所謂傳者傳个甚麼嗚呼異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相傳之道簡見於原道一書豈復他有餘惟欲後語陰幽不可名言如異端所謂不立文字單傳心印之傳者哉或者此類多出於上蔡謝氏之門歟蓋不以愛為仁而以竟為仁必欲掃除乍見赤子入井之心者上蔡之言也二程無之也謂有不一法門而言道者

精粗彼此之分者上蔡之言也二程無之也載僧人摠老之言謂嘿而識之是識个甚麼無入而不自得是得个甚麼者亦上蔡之言也二程無之也凡今所議原道二說往往類此愚故意其為上蔡謝氏之門倣倣而託於程錄也學者無以其語出於程錄而遽非原道必以孔孟之說而稽之則於讀原道幾矣

原性論與生俱生而其所以為性者五仁義禮智信最為端的人性有三品之說正從孔子上智下愚不移中來於理無毫髮之背至伊洛添氣質說又較精微蓋風氣日開議論日精得氣質之性與天地之性對說而後孟子專指性善之說舉以屬之天地之性其說方始無偏此於孟子之說有功而於孔子之說無傷實則孔子言性包舉大體孟子之說特指本源而言性無出於孔子者矣奈何三品之說本於上智下愚之



說而後進喜聞伊洛近日之說或至攻訛昌黎耶

原毀傷後世議論之不公為國家者不可不察也

原人謂命於兩間為夷狄禽獸之主主而暴之不得為主之道

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奉遠此說已見仁之全歸大用

漢唐諸儒不及也本朝西銘又加精密

原鬼謂鬼無形声而接於民者物之性說亦工原之為義皆推

明正理以祛世俗之蔽者乎古然而今亦然理然而事亦然

則亦何俟乎公之原

行難之作嘉陸參之服善對禹問所以明傳子之義定天下万

世之常也

雜說四首龍喻言君不可以無臣賢喻言治不可以恃安鶴喻

言人不可以貌取馬喻言世未嘗無逸浴之賢

讀者謂孟尊孔揚尊孟而荀在軻雄之間劑量審矣

是亦子其言而定之蓋謂荀未嘗知尊孟故尔若不于其言

而于其人揚則未必不劣於荀此韓公他日獨以孟荀並言

欵雖然荀又豈孟伍哉故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嗚呼公之

劑量諸儒審矣

鴟冠子十六篇韓子悲其人之不遇鴟似雞以死闖楚俗以飾

冠示武也至今西班稱鴟弁云

讀儀禮以聖人之制度而撥其要

讀黑子進而比之曰孔墨夫墨子孟子所深闢韓子尊孟者也

何議論之相反至此豈孟防其流弊而韓論其本心欵

獲麟解大意謂麟祥物也但出非其時人不謂之祥蓋以自泥

而不直說遂成文法之妙

師說前起後收中排三節皆以輕重相形初以聖與愚相形聖

且從師況愚乎次以子與身相似子且擇師况身乎宋以巫



醫樂師百工與士大夫相形巫樂百工且從師況士大夫乎  
公之提誨後季亦可謂深切著明矣而文法則自然而成者也  
進學解類賦舛逐段布置各有韻義之豨音喜猪也即木猪  
苓

本政論謂周以文弊後不知所承而及窮古始以明民不知古  
者神而化之不使知之也

守戒謂諸侯於君當為翰蕃譬之宅於山者施陷寔宅於都者  
固高鑰甚切其後譬以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  
期蜀雞之不支尤語工而意切國不得其人以預備之雖強  
猶弱坎

巧者王承福不敢一日怠其事其得也不肯一以妻子勞其心  
其過也捨錢入富貴之家至一再過之則為墟可為世戒也  
五歲之作年四十八謂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而

泮也言也行也好惡與知名也各自為之歲拳拳進德之  
心也

後漢王賢贊王充作養性王符著潜夫仲長統著昌言皆傷其  
不顯於世而贊之

諱辯既幸熈名二名之不諱復幸周公孔子曾參不諱而宦官  
宮妾之所諱以相形反覆攻擊燎然明白然諛暗成俗至今  
諱者益甚何哉愚嘗攷諱之所始乃周制子孫奉祀雷中不  
敢斥其父祖之名而以謚易之所謂卒哭乃諱也今人少壯  
無恙而多方回避其名以為諱是敬之所以瀆之而殞死其  
人於生之日也異哉

訟風伯譏小人沮君之澤甚工

伯夷頌謂無求而為之万世一人反結一語謂微二子乱臣賊  
子接迹於後世尤奇絕



子產不毀鄉校頌戒為人臣者忌人言而蒙主听  
釋言述人有諛公於鄭相國李合人者而卒不行也再三宛轉  
文法極妙

愛直一篇謂李君房之從南陽公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為之  
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為之言愚謂今之實僚於所事猶  
古者卿大夫士於諸侯蓋有君道焉自封建廢而為郡縣之  
吏自世卿易而為逐遷之官萍梗相逢休戚無關而治道遂  
不可以墮古若李君房其行古之道者乎

張中丞傳後叙閣李翰所為張巡傳而作也補記載之遺落暴  
赤心之英烈千載之下凜凜生氣

宴喜亭記工於狀物掌書廳記工於言情登記丁於叙事藍田  
承廳記叙崔斯立盤鬱之懷修滕王閣記自叙慨慕遐想之  
意隨物賦形沛然各縱其所之無拘也近世為記者僅述歲

月工費拘澁不成文理或守格局各成窠段日此金石之文  
與今文異嗚呼異哉

猶指乳叙事極簡明論士大夫富貴得之於功或失之於德得  
之於身或失之於子孫

策問十三首只奉一事之可疑者為問而不設疑辭古人大体  
盖如此今之問者徒為疑辭而初無疑事

諫臣論以陽城之賢而作也

改葬服議改葬服總准子於父母為然

省試季生代齋郎議齋郎士大夫子弟習宗廟之事者歲久命  
之官季生則以經藝試司業將以贊教化者也不可反代小  
勞之事

帝裕議謂獻懿二主宜居東向之位毀廢始於晉魏不可行  
顏子不貳過論謂止之於始萌



何蕃傳載朱泚之亂蕃一正色而六館無從亂者

書啓

慶季祕書論小功須追服

答張籍兩書諄諄然自解未可著書闢佛之意及解駁雜之議  
其實張籍益友也愛公之深者也

與孟東野書答竇存亮書皆叙交際次第自成文法

上李實尚書叙其政如白兔辟巧

上李侍郎書云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嶽明之為日月幽之為  
鬼神織之為珠賤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答尉遲生書云本  
深而未成形大而虛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  
疑優游者有餘上于頔相公書云變化若雷霆浩汗若河漢  
正声請詔漢勁氣沮金石凡皆形容文章之妙公實道骨中  
之自得者

上鄭相公兩啟皆自訴所欲言

上宰相三書昌黎三上光範書世多譏其自鬻然生為大丈夫  
正斷為天下國家用孔子嘗歷聘列國孟子亦嘗游說諸侯  
矣如公才氣千古一人亦同流俗困於科舉而不得少見於  
世故直據其抱負以自達於進退人才者雖頗失之少年銳  
氣而實皆發於直情徑行始則曉以古者成就人才之道次  
則動以一已飢寒之迫終則警以天下未治反不能如周公  
禮士之勤光範門雖尊公直為之肝膈無間然則公之抱負  
者為何如而可幾其自鬻哉終南捷徑少室索價陽退陰進  
不由直情此則不鬻之鬻乃公罪人耳

答侯立書答崔立之書皆試黜時所作雖微有不平而直述其  
邁往不羣之氣亦奇矣

答李翊書自叙歷季之次第然後及其養所自出者當熟味如



面承公之教我可也

代張籍書就盲字上發明不為悲苦之辭死中求活法也

答李錫師就李元賓說來宛轉緊切

答陳生書請事親以誠不待於外而後為養汲汲於科名以不  
得進為親之羞者惑也此非特可鍼陳生之病万世而下為  
吾徒者皆當拳拳服膺

上張僕射書唐制持節某州諸軍事蓋以節度使統支郡之權  
而其屬為兩今之職官唐使院也今之曹官唐州院也州院  
於今為錄事參軍之居使院於今為僉廳不以使院稱之唯  
都吏孔目官所居尚名使院即其遺稱也故韓公所上張建  
封書在使院中小吏特院中故事來示之語此唐制稱使院  
之證也

上于襄陽書言先進後進前後相頌之道為崔群書言交際之

情死轉悠遠與陳京書言於貴官門墻易踈之狀尤明切  
動人

答馮宿書言在京城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其  
與備中行書云所入比前百倍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其  
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少行乎其志耳由是觀之公之三上  
宰相書宜階權勢求富貴哉宰相人才所由進磊落明白以  
告之公之本心如青天白日後世勞蹊曲徑暮夜鑽刺而陰  
求陽辭心口為二妄意廉退之名負墮間乞祭之徒耳

諫張僕射擊毬謂馳毬於場蕩搖振撓不三四年無全馬矣而  
人五藏之繫絡其微坐立必懸垂於胃臆之間以之顛頓馳  
騁嗚呼危哉此說富貴少俊者所宜深知

與馮宿論文謂稱意者人以為恠下筆令人慚則人以為好古  
文真何用於今以俟知者知耳公始矯其說以振起一世之



庸庸者乎然歷數百年至本朝歐陽公方能得公之文於殘  
弃而發揚之否者終於湮沒自歐陽公以來雖曰家世而人  
誦殆不過野人議壁隨和稱好及自執筆為文鮮有不與之  
持真知公之文者又幾何人哉愚嘗嘆息而為之自警曰人  
誰不講孔孟之學至遇事則往往而違其訓人誰不讀韓歐  
之文至執筆則往往而非其体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其味不  
心誠求之是真無益哉

與陸貞外薦士書公薦侯喜以下九人此唐之公薦進士法也  
與邢尚書書謂布衣王公事勢相須文極清快

為人求薦書以伯樂一顧價增三倍為別蓋公薦於司員士者  
也應科目時與韋舍人書以惟物困於窮涸自況而望其一  
牽手一投足轉之清波此又公之自薦者也

答劉正大書論為文譬豆之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及觀  
其異者則衆觀之又謂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答陳商書喻  
以齊王好竽而鼓以瑟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合是一  
書而觀之庸庸者不足以自見惟惟者非所以語俗人所告  
語雖各隨其病而藥之功深一語則均所當務而根本之論  
乎

與子簡書因解安傳奉釋事遂極言釋氏之非張籍嘗勸之者  
書攻釋則辯之

答呂鑿山人書自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蓋山人矜談  
人也責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公故盛其說以折之

答元侍御書以甄濟識安祿山必反其子逢刻身立行足下能  
樂道其善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年尚疆嗣德有繼將大書特  
書彙書不一書文氣橫生可愛也

與袁相公書薦樊宗師云苛玉橫奔道側而閣下篋積尚有少



缺不滿之處現語也

與柳公綽書盛言其以書生率先揚兵淮右之壯形容如見次書言遠調軍士浮寄孤懸形勢銷弱若募士人愛護鄉里勇於自戰調兵滿方不如調募數千此則乃世同行之通論也與李尚書書云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挂時事務為崇深以拒止嫉妬之口此語亦涉世者所當知

序

送孟東野序自物不得其平則鳴一語由物而至人之所言又至天之於時又至人言之精者為文歷序唐虞三代秦漢以及於唐節節申以鳴之說然後歸之東野以詩鳴終之曰不知天將和其声以鳴國家之盛耶相將窮絀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也言師宿有味而所以勸止東野之不平者有道矣師友之義於斯乎在正山徒以文期之豈惟不知

公抑不知文者耶○地行鼓之桴音浮擊鼓柄也與乘桴浮海音夫者不同見與柳公綽書出左傳

送許郢州序云為刺史也常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為觀察

使者常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縣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

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按刺史

漢監司之名在唐則為州猶今太守之稱蓋守郡者也觀察

使唐監司之名本朝始去其權僅存虛號在唐則專有一道

之兵財權重於今之監司者也觀察使既專有兵財其征取

於支郡之刺史猶今州郡促縣道財賦之類之征取之欲無

厭生民之出有限公謂府常急於財可謂州常私於民不可

府既急於財而州又不私於民則竭下奉上患將安極此事

豈可使州與府同耶郢為襄陽支郡而為襄陽者于頔公主

人也故勉郢州以應襄陽之需始非公論否則公客於于見



觀察使督賦支郡之難而未見支郡督賦百姓之難尤可念耶

送齊暉序齊暉之兄為相有司以嫌不取之登第公謂其生於私夫取舍于其人可也于其勢而取之私也于其勢之可嫌而故舍之亦私也公之論精矣然舍之私尚猶愈於取之私李愿盤谷序按李少卿音義序謂得王仲至家善本盤之土土為下實而深深為空今讀盤之土維子之稼韻不叶下與稼則協矣又下與中字對用有義也歿而深廓其有容韻亦不協空與容則協矣又空則有容比深字義尤精也合從李少卿之說而讀之徜徉之徜徉常○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且云亦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况京尹

送中堪登第序唐人登第無進謝有司之門者

贈崔復州序謂官至刺史亦榮矣民窮歎愈急而連帥不以信

此為刺史之難也崔君為復州而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崔君將有其榮而無其難者乎愚謂此書善為詞於上下之間回視送許郢州序無其立語之弊矣

贈張童子序謂明經之得難而童子之得易勉以勤其所未至送文暢師序論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今安居暇食優游生死與禽獸異者聖人之教之賜也而文暢不知可謂辨之明而論之切矣扶持正教開明人心與稟道之書相表裏送楊儀之序知其客可信其主之說亦足見唐人之辟官不于人情而于其才也苟于其人情而辟之則亦足以規其王顧賢否相反尔

送廖道士序謂柳當中州清淑之氣既擅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上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獨抽之



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奇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

送王令亭乘醉鄉之徒不遇

送孟若亭善鍾不吾與五將強而附不善鍾不吾與五將強而

拒

送王令亭秀才存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首者必自孟子始譬之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疾遲必至

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

○荆潭唱和亭和平之音淡薄而思思之志要妙惟愉之辭雅工而窮苦之言易好

送高閑上人論張旭草書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雷霆雷霆霹靂戰鬪天地事物之變

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最動猶鬼神不可端倪

送殷僧使回鵬謂今之適數百里出門憫之有難別可憐之邑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之不能休今子使万里外國獨無戎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以上皆借

之於文字

送石洪序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

韋侍講原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雷其容而消

之也若冰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玩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以上皆雜喻形容

送温造序伯樂一過冀北馬遂空非無馬也無駭也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而致之幕下以温生

為才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朝取一人焉技其尤幕取一人焉技莫充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

一人焉技莫充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



士之友無人焉豈不可也愈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  
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其為吾以前所彌為天  
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然於取曲盡

送鄭權尚書序叙事工密

送韓約侍御序明屯田之功

石鼎聯句序道家李公所闢侯喜公所教而愛之者今形容二  
子屈服弥明之狀如此暇不為喜掩覆公之文不欺蓋如此

祭文

祭田橫墓感橫義高能得志心

歐陽生哀辭聞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詹死京師而父母悲之  
公故為之辭以為辭若曰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詹在  
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詹所謂以志養志公豈特解其父母  
心亦善為詹解者歟於詹固一時不幸而聞越之人違父母

雖死不歸令遂成俗彼其父母之志果皆如公所謂否耶

祭薛助教有後張署二月此用史記後九月文法也○雪雪風飄

祭裴大常擔石之儲常空於私室万文之食每盛於賓定說貧

而好客奇絕

潮州祈晴稻既穗矣而雨不得熟以獲也蚕起且眠矣而雨不  
得老以簇也語佳甚稻之穗與蚕之眠同時則南方氣候之  
早歟又祭云乘雲除天地山川清風時與白日顯行

祭柳子厚舊鐸書黃乃木之災

武侍御畫佛文以友寒悲

祭十二郎文當成誦

墓銘

崔評事翰有親矣雖不肖收之如賢者賢矣雖貧賤待之如貴人



考功盧君婆之嬉遊未有捨所為為人意  
助孝薛君帥武人君為作書奏讀不識句傳一墓以為笑益奔  
奇與人為同

祭封尉盧殷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為詩竟飢寒死

呂氏子吳奔妻謝母孝仙王屋山李素為河南尹使吏卒脫其  
道上衣押送還其母公所作誰氏子詩豈正此呂欵

石洪本姓烏石闡九代祖猛從拓跋始獨姓石

韋丹率明經授遠安令以讓其兄復通五經登科刺洪州計口  
受俸教人為在室繁楚并江銘有曰廉之為人矯之為官

胡評事銘三十字句

張法曹吾志淋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死於  
是耶

苗參軍誌其季生君卒之二月後夫人繼室也見堂用  
誌又揚燕奇誌

前夫人從葬舅姑桃次

前進士見孔戲墓誌指韋夫人弟

路應神道碑逢水旱喜幾出與民歲熟以其得收常有贏利

鄭詹神道碑削四鄰之交賄省誇嬉之大燕簾閣據凡終日不

知有人○二夫人各別為墓不合葬

劉統軍與顏鉅鼻劉統軍

徐偃王廟謂徐與秦俱出伯益秦以強吞諸侯徐當穆王無道

諸侯咸賓穆王伐之不忍聞其民走彭城秦鬼久飢徐有廟

存仁與暴異也離者名放立○揭虔安靈○無恠風劇雨

上陵剝不治多也耳勿声近社字俗

袁氏廟碑袁出陳人

李啓銘目濡且染不孝以能○材公之為○不相漁劫同上姊

婿出太公碑



曹成王李臯碑痛自刮磨豪習委已於李○耻一不通內外斬

斬○伐之二年尤張

王適墓銘以性文狀強士極可觀全間節一二○懷奇負氣名

節可以夙契致契練縶歿○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

對語驚人○踏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如視法度主妻

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曰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

與凡子

李虛中誌深於五行書好道士說以水銀為黃金服其果不死

將疾夢大山裂流出赤黃物如金左人曰是所謂大還者卒

直發背死山者良良為背裂而流赤黃疽家也大還者大歸

也其告之矣

董溪故丞相子賓接門下推奉人士侍側無虛口退而見其人

淡若與之無情者○銘曰不我者天

孟東野為詩鈎章棘句神施鬼設間見曾出人皆劫劫我獨有

餘年逾五十始選為溧陽尉卒於興元軍參謀是曰貞驥

先生

獨孤郁月開日益卓然早成故相權公麟登君於門歸以其子

此文贊坪

張李友自署其末與封謂誅親

刘昌裔與吳少誠交壤曰俱天子人奚為相傷兩界耕桑交跡

○爽音霜慶音羌叶韻如此愚按詩有德音不爽壽考不忘

又黍稷稻梁農夫之慶又易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

之家必有余殃詩易皆叶韻者故公於刘昌裔之銘曰維德

不爽後人之慶惜二字礼韻未收入平声也

衛之玄閭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煉為黃金可餌以不死

即去遂踰嶺得藥試如方不效曰方良是我治之未至且留



三年藥終不能為黃金未幾竟死

張署拜京兆府司錄諸曹白事不敢平而視

胡珣暗非其身力不以衣食自刻削不干人孤身旅長安致官

九卿為大家七子皆有孝守女嫁各人

權德輿字載之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為詩○薦士於公者

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

一不以綴意○考進士踵相躡為宰相達官

平淮西碑文恬武嬉○士飽而歌馬騰於槽○今肝而起左餐

右粥○惟斯乃成

南海廣碑多雋語○上雨旁風取具臨時○盲風恠雨發作無

節○雲雲○駁日光穿漏○闔廣旋艦祥飈送颿旗轟旌麾

飛揚掩靈鏡鼓嘲轟高管吸譟武夫奮掉工師喝和穹龜長

魚踴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

夏州孔子廟碑公以社稷不奎而曾不如夫子巍然當座張文

潛称廣貌起於後世祭天地亦不奎而壇耳

羅池廣碑柳子厚既治柳三年與部將媿忠謝寧歐陽翼飲酒

謂曰明年吾死死為神三年為廣祀我及期而死三年侯降

州之後堂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羅池○步

有新船○鵝之山芍柳之水桂樹團團芍白石齒齒

黃陵廣湘出全瀟出道合於永以入洞庭廣在瀟湘尾洞庭口

祠舜二妃長娥皇曰君次女英曰夫人

王仲舒碑銘讀書著文其譽鵠爵與陽城道廷終不得相德宗

初怏怏無柰父嘉之顧列曰第幾人必王其也果然為蘇州

堤松江路賦調自為書與人期吏無及門而集觀察江西禁

浮屠誑誘壞其舍以葺公宇○秀出班行簡古而蔚

韓弘師汴承五肅之後苗媻而髮櫛之汴之南則蔡吳少誠為



亂北則鄆李師道為亂弘助平二寇歸京師位中書壽八十  
○李師古之起事也或曰剪棘夷道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  
除道也詐窮旋軍○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  
秋之待公曰君為仁臣為恭可矣遂行○人得一笑語重於  
金帛之賜

柳子厚得柳州也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  
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願以柳易播夢得於是改刺連  
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  
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  
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此反  
眼若不相識落陷筭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  
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  
之風亦可少媿矣 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

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  
子厚斥不又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以  
力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  
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並墓誌  
鄭羣不為翁翁執亦不為崖岸斬絕之行俸祿入門與其所過  
逢飲酒舞歌費不顧問遇其空無時客至請坐相看竟日  
不能設食

孔戣誌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  
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明州  
歲貢海蟲淡菜蛤蚌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  
積功歲為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蕃舶之至泊步有下  
碇之稅始至有閱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  
殿中少監馬君 繼在平此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



肉玉雪可憐殺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龍  
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鶴停峙能守  
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珉蘭茁其牙稱其家者也  
樊宗師不襲暗前入一言一句天得也銘曰惟古於詞必已出  
降而不能乃剽賊○海含地負○文從字順

李邦銘愈下而微既極復飛

○猛厲音烈

李楚金為具州司法其刺史不悅於民將去官民相率謹謹手  
瓦石需其出擊之司法君奮曰是何敢尔屬小吏百餘人持  
兵仗以出立木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間  
皆驚相告散去

李干遇方士柳真從受藥法服之下血病死余不知服食說自

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向之益至今直取魂與游而以  
藥敗者六七公為世誠工部歸登狂痛號呼唾血以擊殿中  
李虛中疽發其背死刑部李孫且死謂余曰我為樂誤其季  
建一旦無病死孟簡屏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  
一器別一年而病病二歲竟卒盧也死時滿出血肉李道古  
食膏藥五十死海上斷不死乃速得死謂死乃悔後之好者  
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  
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韓紳鄉遷涇陽令破豪家水碾利民田百萬頃

韓滂老成之子歸後其祖介

盧氏誌外王父

雜文

送窮事始顯珣高辛時祖揚雄有逐貧賦○恹恹奇奇蠅營狗



苟○延之上座

鯨魚文化沈沈反

狀

丞相董晉行狀請牒考功并太常議謚牒史館公自縊故吏○  
朱泚之亂說李懷光不與○天下安危宰相之龍與否可見  
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未嘗言兵

與盧郎中薦侯喜狀身在貧賤為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  
乃可貴耳

論權停奉選狀以歲之旱權停奉選省費而足食也竊以十口  
之家益一二人未有所費今京師人不啻百萬奉者不過五  
七千人并僮僕不當京師百之一舉選者皆齊持資用以有  
易無未見其弊○天旱人飢乞停稅至來年○唐制國子館  
生三百人大學館生五百人四門館生五百人名三館奉生

馬府君行狀趙奢號馬服君子孫由是以馬為氏

梁悅報仇殺人公詣請集議奏聞酌宜而處

表

為宰相賀雪表春雲始繁時雪遂降是冬雪愆期雖春亦賀

進順宗實錄表李吉甫以韋處厚所撰令公重修

賀白龜狀謂獲蔡之兆

進撰淮西碑狀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碑本賜

韓弘弘寄絹五百疋充人事謝云恩由上致利則臣歸

論佛骨表之說正矣潮州謝表稱頌功德之不暇直勸東巡泰

山而自任鋪張雖古人不多讓甚矣憲宗之不可與忠言而

公也汲汲乎苟全性命兩可悲矣夫○表多近世引用之苟

如鋪張對天之闕休揚厲無前之偉績編之乎詩書之冊而

無愧措之天地之間而無虧旋乾轉坤闔機闔雷厲風飛



日月清照○公之貶潮佛者謂此禍福之報然佛骨一入而  
憲宗已晏駕公即移哀福未决也禍福誰在耶

賀慶雲等表皆文人諛語牽於時俗無足論者請上尊號尤甚  
賀太陽不虧表此皆我朝先立所不為者

辨張平叔奏變益法利害較然言敷人糴益之擾也○所由

外集

謂范蠡背君而去又招大夫種使竟承賜劍之詔無事君之義  
為人謀而不忠愚謂種方假疾句踐即賜劍蠡稱不可與共  
安樂之言驗矣蠡不去與俱死何益句踐豈能弘夏禹之烈  
者哉明哲保身蠡未為無所見種不去而及豈蠡陷之使然  
而曰由拔句踐之劍其言似微刻也然則事君不可則去之  
乎曰君臣以義合君辱臣死處變之義也功成身退處常之  
義也使句踐棲會稽時蠡舍而去之又招種欲所去之蠡則

為萬世罪人

答劉秀才論史歷叙人禍天刑謂粗知自愛實不敢為館中非  
無人必將有作者然則館中人皆不知自愛耶

通解謂堯之前千萬年不知讓許由哀天下之愚以爭為能迺  
高揖辭堯讓之教行許由之為師桀之前千萬年不知忠龍  
逢哀天下之不仁覩君父百姓入水火而不救於是盡言就  
烹忠之教行龍逢之為師周之前千萬年不知義之可以換  
其生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強則伏故逃山而死義之教行  
伯夷之為師嗚呼以天下讓舜者堯也謂許由辭而不受者  
莊生之寓言以戲薄天下也無其事也桀之前由禹以達五  
帝三皇皆治世未有君父百姓入水火者也桀始暴而龍逢  
以諫死世道之不幸耳逢捷有心哀天下之不仁而特以身  
立教也龍逢既以諫死而謂伯夷之餓死為前千萬年不知



義之可以換生又誣而自背其說也讓也忠也義也皆人心所固有也聖帝明王繼天立極幾年於此不幸遭世之變始有矯矯自見其間者龍逢伯夷是也許由非其比也豈開闢以來所未知而三子者昉之耶

鄆人對

鄆胡古反  
京北縣名

別股以瘳母疾雖非聖賢之中道實孝子一

念之誠切也為對鄆人之說者何忍且薄耶謂希免輸謂不腰於市已黷於政謂以一身為孝是辨其祖父皆無孝○嗚呼窮鄉小民藥餌何有父母呼吸死生之際號天叫地救急無門身之不卹而希免輸乎○世之別股以救母者疾未有不瘳而子亦不知其痛未有病創者殆天地神明之哀其誠也救母何罪而可腰於市乎當仁不讓於師而古亦以蓋前人之愆為孝未聞以祖父無孝將而子不可行孝者也况倉卒別股偶然希有之事不當責其祖父之必有也祖父未有

而子孫有之顯其祖父者也且孝猶忠耳顏杲卿罵賊殺身顏之祖父生死於太平無事之世豈嘗有是事乎國史大書杲卿之忠不聞其為形祖父之不忠豈旌孝子之孝為形祖父之無孝乎○嗚呼為對鄆人之說者何忍且薄耶直諫表證三王以下治亂而謂開闢以來未有如大漢前後已幾於不倫矣謂先朝用幼僧矯堅之言迎佛骨臣上諫投荒州未得一年上天降大禍先朝升遐如彼骨可憑臣家屬合至灰滅先朝合享如山之壽矣竊意此非人臣之所宜言公所必不為也

外集五卷大抵文緩而衍不類昌黎天成之筆揆之於理又多可疑如此按李漢叙稱最厚且親收拾遺文無所墜併目錄共四十一卷然則外集何從而來哉又孰為之收拾耶五卷之多惟論史一書柳柳州嘗辨之可審其為韓



餘孰與稽耶趙臺卿於孟子有言又有外書四篇其文不能弘深後世依倣而託之者愚於昌黎之外集蓋不能盡信云

順宗實錄五卷

順宗於貞元二十一年二月即位罷宮市禁選宮觀婢禁五坊小兒張雀羅囊蛇之擾停鹽鐵使月進出後宮并教坊妓女人情大悅然上自二十年九月已得風疾不能言越人王叔文初以碁進東宮杭人王伾侍書寢陋吳語上所熟狎至是植黨用事韋執誼倚之為相叔文欲謀兵權還近大懼未幾叔文執誼交惡心腹內離外有韋臯裴均嚴綬等箋表而中官劉光奇等屢以啟上八月傳位太子貶王叔文渝州明年殺之任開州執誼崖州皆死○載張萬福陸贄陽城三賢始末極詳見第九卷載任文叔執誼三不肖情狀亦詳見第十卷唐書不就用之為傳而更他何為哉班固之用史記全文於是不可及而李巽岩長編未嘗改歐蘓所紀先正言行於是為善述矣○鹵莽胡古不用心貌與草莽之莽各音字皆從大在兩升中○載太子名云從未傍享淳字也

東坡作韓文公廟碑詞絢雲錦氣轟霄漢振古一奇絕也然一言以蔽之不過謂其間氣所生不為死生禍福奪此殆坡公胷中所自得因之而發歟若文公之所以為文者則似未暇盡及也蓋自孟子沒而異端作中國之不為夷狄者幾希公始出而排斥之天地之所以位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一一條析明盡而世始昭若發蒙孔孟而後所以扶植綱常者公一人而已孟子沒而邪說熾性理之不蕩於空虛者尤希公始出而指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以不蕩於空虛者尤希公始出而指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以為情指仁義禮智信五者以為性人獨於五者之要指仁與



義二者謂由是而之焉則為道且謂舍是而言道者非吾之所謂道孔孟而後所以辨析義理者文公一人而已大惟綱常非徒禮樂刑政之可扶也我朝是以復極其根於性命之源性非徒三品之可盡也我朝是以復折其微於本然之性氣質之性之別功有相因理日以明譬之事業文公則撥亂世而反之正者也我朝諸儒則於反正之後究極治要制禮作樂躋世太平者也文公之所以為文者其大如此豈曰文起八代之衰止於文字之文而已哉

臨川王氏嘗為詩以譏昌黎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無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然世未有以其言為然者也蓋人生一日必盡一日之事此即造化生生不息之理今謂百年易盡而先自弃不為者偷也異端之言也人生未有一日不由於斯道此即

盈天地間昭然若見之理今謂道為有直而人不能識者誕也異端之言也世更八代異端肆行昌黎始出而斥異端明聖道以六經之文為諸儒之倡其有補斯世論者謂功不在孟子下今臨川譏其無補枉費精神者蓋其溺於異端之季所見然也不足疵昌黎也且王氏雖習異端初未嘗禍馘山林恪守朴陋求其所謂道之真者亦不過費竭精神從事文墨正欲季為昌黎而特未至耳柰何身自為之而反以譏人邪近世大儒晦菴先生校昌黎文乃取臨川之詩附其後愚觀晦菴平日於昌黎實敬其人實愛其文獨以其未免詩酒浮華志在利祿而微有嘆息之辭瑕瑜不相揜已極議論之公矣今附此詩則所未曉且枉費精神之說陸象山正以此譏晦菴而其說正自臨川王氏來亦豈其然乎又世



傳昌黎嘗與大顛書其文陋甚昌黎集無之東坡先生嘗辨其為偽矣昌黎本以刑部侍郎到潮州還朝久之乃遷吏部歐陽公所得大顛書石本乃捕吏部侍郎此可知其為偽尤明晦庵亦以其書為真而錄於後亦所未曉併書誌疑以俟來者察焉

嘗聞長老言自昔詩文類不免差誤惟昌黎之文少陵之詩獨無之然歐陽公嘗議昌黎羨二鳥之光榮張文潛嘗議其記夫子雷不當以有聖為勝於社稷陸放翁嘗議其詠石鼓文不當謂則詩時失編入凡此誠亦不免言語之疵至若言及經義而是非不繆於聖人則文人皆無昌黎比者矣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九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六十

讀文集

柳文

雅詩歌曲

平淮夷雅 天造神斲 鏗錫炳耀盪人耳目 ○威命是荷之

荷音何註左昭七年弗克負荷平聲

唐鏡歌鼓吹曲十二篇 ○晉陽武 ○獸之窮密 ○戰武牢 王充建德

○涇水黃 薛仁 怒飛飢嘯 ○奔鯨沛 輔 ○苞枿 梁 ○河又平

○嶽山碎 突 ○突厥之厥 切 勿 ○靖本邦 劉武 ○吐谷渾

平李靖威 聲吐谷渾 ○高昌 李靖威 ○東蠻 既克東蠻 謝氏 王會 骨切 咄盟

視民詩 杜

貞符謂漢儒以瑞物為受命之符者非也惟人之初摠摠而生 林林而群交焉而爭朕焉而鬪力大者持齒利者齧爪剛者



決羣衆者軋兵良者殺然後強有力者出而治之而君臣什伍之法立於是有聖人曰黃帝堯舜禹湯武德實受命之符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

縱史吐野勇切下音勇

賦

佩帝賦謂讀古書觀直道守節者則壯之常懼過失中庸故作

愚謂子厚所守者何節而懼其過耶○韋注

瓶賦謂鳴夷敗衆不如瓶之挹紫東坡注謂補楊子雲酒箴之

答○居井之眉眉井邊也

牛賦謂利滿天下有死莫保

辭崇賦豁天淵而覆原燎

懲咎賦念咎各作

閔生賦重華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為真豈本汲冢書之說歟

夢歸賦惟夢之為歸 俗擬

囚山賦曾不畝平而又高 上勅史 創耕危穫 下音殺 井管鳥九切見三年

愈膏盲疾賦晏相謂不類柳文

愚前年到浦東場有澶所作憚字讀今觀柳文鏡歌苞拏篇

澶漫乃里宣唐風杜詩亦云澶漫山東二百州比音澶散遠

也音義與浦東所見並同

論

封建論生人之初群聚而求治聖人因而撫之而賞罰廢置之

遂因之為封建聖人不世出諸侯相吞而併于秦秦懲其弊

而郡縣之世變使然也子厚之論是也其說固具於呂覽矣

然因而撫之者與天下為公吞而併之者以天下為私瞭然

可知也向使不從而撫之先其未一而併之則三代為私勢

既併于一復分而予諸人則秦為公矣今子厚乃謂因之者



不得已而公天下自秦始皇非也不然則激也柳子厚之激以唐之嘗議封建將以明理道也其言曰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及夫郡邑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之而不法朝斥之矣誠哉是言也抑愚又有感焉耳唐之欲仕其人也有公薦既仕其人也考功故賢者可使其在上而不道不法者可以朝夕○卒也場屋之士資格之官無復問其賢否賢者必不肯枉道干人而不賢者遂得志然則今之郡邑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不道不法者果朝斥之夕斥之乎嗚呼悲夫尚忍言之然則如之何曰公薦未可復擇各臣以嚴考功而用西漢久任之法則庶幾

四維論天將論子厚謂廉與耻義之小節而病管子維之言又謂天之貴斯人在剛健純粹而病孟子夫爵之言夫廉與耻豈特小節廉縱可屬於義耻則當屬於禮又不當盡指為

義之小節也管子之以維言者蓋指為治之範防耳又非如子厚之所謂子厚何乃不知廉耻之為大節耶夫仁義忠信得之於天昭昭也子厚乃謂此存乎人者而獨指剛健純粹之氣為得於天至論剛健則又指為孜孜之志論純粹則又指為爽達之明且證之曰敏以求之明之謂也為之不倦志之謂也自今觀之求之為之信皆人尔何乃反謂之天其理果安在而子厚全以此易彼耶夫以廉耻為小節而又強明自貴如之何不陷叔文之黨執迷終身乎吾今而後知子厚之所以為子厚矣

守道論以守道不如守官非聖人之言曰謂官所以行道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其論正矣然愚猶謂守道我之事也守官非我之所可必也若董狐為史官以死是官與道俱守也舍是而必曰守官吾恐官之守道之離也蓋亦



反其言而言曰守官不如守道庶幾官可守則守不可則去之而道未嘗不守也

時令論一篇專病月令謂聖人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九政令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又反時令之變特瞽史之語非出於聖人者也或曰所以防昏亂之術也然聖人立中道以示後未聞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為善愚謂此正論也

斷刑論下謂賞務速不必春夏罰務速不必秋冬是矣而謂蒼蒼者焉能與吾事古之言天愚者謂蒼蒼者耳何言之無忌憚若是哉

辨侵伐論罪大而師有鍾鼓曰伐罪小而無曰侵六逆論謂少陵長少加大淫破義二者誠為亂矣賤妨貴言擇嗣也貴而愚賤而聖且賢貴不足尚也遠聞親新聞積言在

用也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不足與也舊不足恃也辨之良是

議

守原議守原雖得人不當謀之寺人

駁復讎議武后時徐元慶手刃父讎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間者為令駁謂旌與誅莫得而並當考正其曲直所論甚精合與昌黎復讎議參看

辨

封弟辨謂不當因其戲而成之甚當

辨列子論劉向稱列子鄭穆公時人非也實與魯穆公同時其

文類莊子而尤質厚好文者可廢耶謹取之而已矣

辨文子文子十一篇本老子然駁書也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

者眾為聚斂以成其書歟今刊去謬亂取其近似者



論語辨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  
吾意曾子弟子為之也或曰孔子弟子曾參記其言然而卒  
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謂堯日記唐虞禹湯有天下之事  
為孔子常諷道之辭

辨鬼谷子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蓋晚出晚又益出七術  
言益奇而道益陋今元稹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  
過矣

辨晏子春秋謂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疑墨之徒為之直列  
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

辨允倉子謂允倉子取莊周語而益之其為空言尤也錄書無  
允倉子

辨鸚冠子謂盡鄙淺語也唯賈誼鵬賦所引用為美意好事者  
偽為其書反取鵬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太史公伯夷

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云云不稱鸚冠子愚按所辨皆當

碑

箕子碑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  
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  
為聖師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安於學向使桀賜未稔  
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  
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愚謂子厚  
發明箕子之道善矣但恐不當於三人分重輕

道州文宣王廟碑夫子之道闕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以侔大  
也然其堂庭卑陋椽棟毀墜曾不及浮屠外說克壯頌居

柳州碑仲尼之道與王化遠近

二妃碑二妃為子而父堯為婦而夫舜

饒娥碑饒娥父溺死娥走哭水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



明日苑出龜魚龍蛟浮死萬數

南隄陽黃碑記南隄集也然一句一事始終屬對全以就柳未

出時文體與子厚他文不類當是少年作按柳碑多對句非

少年考之乃子厚晚年作始自隄以從俗耶

六卷七卷皆浮屠家碑銘其理蕩而不可究詰其辭道而不可  
明喻唯南隄大明二碑僅明白可曉姑錄之南隄之碑曰有  
來受律者吾師示之以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  
為有來求道者吾師示之以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  
所必至大明之碑曰儒以禮立仁義无之則壞佛以律持定  
慧去之則喪愚謂此二者立語未為盡登而理則近是蓋二  
碑所主者律而餘多言禪也律者嚴密其身佛所教人之本  
旨而禪之說創於達磨自称教外別傳佛書初無此說也律  
以斷惡修善而禪者謂惡不必斷善不必修惟問心之有无

如何苟無心殺人而殺人即殺人為無罪至罵其師瞿曇為  
乾矢擲為一棒打殺作死狗煮與亦為無心故無罪者也律  
出於佛其徒單而小之禪不出於佛其徒張而大之使人不  
得而詰其罪者也然則世之言佛者將安從乎

狀

段太尉逸事九三其一斷汾陽王子晞軍樓市者十七人頭其  
二責馬代償大將焦令謩所取阜歲農人穀其三朱泚致其  
瑣韋脂綾三百疋樓之司農治事堂梁上文高事殿曲及其

妙

柳渾行狀渾年十餘歲有祿神巫告曰若相法當天且賤幸而  
為釋可以緩而死耳位祿非若事也公學益篤率進士仕至  
宰相李元平有名公曰喋喋銜玉而賈石者也貞元初上親  
擇郎吏分宰京師外部公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



選京兆以承大化京兆當求令長以親細事夫然後宜○榜音彭所以輔弓營其音去聲者答也音謗者進船也○葬令五品以上為碑龜跌踴首降五等為碣方跌圓首親踴不知二者之於君其未也○

萬不試而一出焉

君海禍謂弱死也出

表銘碣誄誌

馬君孟君凌君誌銘皆賤後作與昌黎相上下餘或多俳語○

番禺音潘愚

一山名在南海

氣乘肺溢為水浮膏

常李中

丞服紫丹暴下赤黑

卷十一誌碣誄皆老作狀姜夔戚里之態獨孤申叔之文而夫

趙弘之孤來章交而得其父之葬張因去叩綬為黃老而哭

猶子以死震鳴鶴從鄉賦而終逆於吊慶交戶羣季子愛書而

曾不仕皆事數文古傑然者也○世札重侯 浩浩呻呼

為和聲柳銘以生富貴畜妓能傳宮中聲賢豪大夫多與連

歡後加老風病有載酒采則出妓博解笑戲觀者尚識承

王孫故態

如遭孔子是有兩頰氏也

獨 訓直無切言

二百舉武彌百郡之選叢于京師

卷十二皆誌其族之葬惟其父諱鎮及從父弟宗直者柳州時

作○無兄弟移其睦於朋友叔父墓誌父所友六十七人

於碑陰

卷十三自母夫人以下終於雷五皆誌婦人雷五之姨母為子

厚效妾故亦得誌○子厚女和娘得病更名佛婢既病去髮

為尼號初心然不免死年十歲其母微也故為父子

○河間劉氏誌劉者王叔文母也所誌盛稱叔文文武功業且

謂知道之士為蒼生惜焉宗元其自謂知道乎吁○一畝之

宅言笑不聞于鄰

崔氏誌



對

設漁者對喻智伯以貪敗

愚溪對設溪神按惡溪弱水濁涇黑水皆有其實而予不愚柳  
子用貪泉對泉不貪飲而南者貪也汝獨招愚者居焉則汝  
之實也因自陳其愚文極精妙此雄子厚自戲之辭然愚謂  
溪之愚可辭而子厚傑然文人也終身賢叔文而不知悟其  
身之愚可得辭耶

賀者之未曰嘻笑之怒甚乎裂背長歌之哀過乎慟哭庸詎  
知吾之浩浩悲戚戚之尤者乎愚謂子厚此言大痛無告者  
也雖悔可追

天對不可曉

問答

晉問以地險也兵革也馬之良木之大益之富也文公之霸也

皆不如堯之遺風焉理正而文工

晉問及起廢蒼白傷不復用起廢謂覽浮圖所親駒皆廢十年  
而有遭子厚之廢亦十年○舒翹揚英駘○泣首出臆也

說

天說以天地為無知喻諸果疏怨也矣其果何哉鵲說鵲以

鳥之盈握者燠瓜掌日則縱之望也苟東矣是日不東逐南

北亦然

朝日說日見曰朝暮見曰夕詩曰莫肯朝夕朝晉朝漢儀夕則

兩即向瓊闈拜謂之夕即

捕蛇說有益於世

惜也說水旱蟲孺之方則黜其神不祭然則事之不洽亦當黜

其人



乘桴說真妄說也子厚妙於文耳敢議經乎  
說車亦有益處世

謫龍說○扶風馬孺子見竒女墜地謫龍也化為白龍登天文  
極佳

後吾子松說謂壽夭貴賤皆寓也非造物亦怨辭歎罷說楚有  
獵能吹竹為百獸之音致鹿而恐則致羆而鹿去致羆而恐  
則致虞而羆去虎致愈恐則致羆以去虎虎去而羆食之不  
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羆之食也

八駿圖謂駿馬馬之類聖人人之類求以異形者非鳩音曷木  
中虫非螿毒音飲者魏注○白羲之義音蟻八驥馬名

傳

宋清傳清市藥煖券不責報報者益厚非市道交而士大夫反  
爭為不已

郭橐駝傳戒煩苛之擾

章區寄傳區寄十一歲賊豪掠賣之討殺二豪

梓人傳喻為相者之道也文字宏闊

李赤傳感於刺鬼而死反以世為溷以溷為帝居清都世皆笑  
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決不為赤者幾人耶

蝮蠖傳譏貪者

騷

乞巧文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將踏石梁歎天津儷丁神夫抽

黃對白 駢四儷六錦心繡口

罵尸蟲文道士言人有尸蟲處腹中伺人隱微日庚申讒于帝

柳子特不信為文罵之

斬曲凡文謂物貴乎直末代淫巧揉木為凡愚恐凡乃古之年  
高者席地時所馮羊其形抱身不容不曲凡非後世所用也



有蝮蛇謂彼居榛中不汝賊而殺之暴矣

憎王孫文王孫者湘山間獸名與後異性擾人者

逐畢方文畢方如鶴一足赤文白喙火妖也出山海經

辯伏神文買伏神得老芋而病加甚

越螭文零陵有螭室于江唐登浴其涯螭牽以入一夕浮水上

哀溺文零陵善游者腰千錢遂溺死

招海賈文戒其貪利犯危也

弟贊箴戒

弟長弘弟屈原弟樂毅

伊尹五就桀贊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湯誠仁其功遲桀

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卒不可

梁丘據贊齊景有嬖曰梁丘子晏子窮相梁丘不毀愛其不飽

告君使賜嗚呼豈惟賢不速古嬖亦莫類梁丘可思又况晏

氏

霹靂琴樵明皇得異馬於河帝西幸馬入渭水化為龍

敵戒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

之大敵存而懼敵去而舞

臨江之麋 敗得麋麇日抱就大習示之忘已之麋也與大狎

三年麋出門見外犬走欲與為戲外犬殺食之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馱一鳴虎大駭然視之竟無異能者稍近益狎馱不

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日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囁斷其喉盡

其肉乃去

求其氏之鼠 宋有其氏者以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倉

廩庖厨悉以恣鼠不問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數歲其氏徒居

他州後人來居假五六猫撤五灌穴羅捕之殺鼠如立嗚呼

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常也哉



銘雜題

漢原厝銘登布衣於萬乘化環堵為四海基岱岳之高源洪河之長

安豐縣孝門銘李興刃服肉救父疾又盧墓晝夜哭廬上產紫芝白芝廬中醴泉涌出

舜禹之事使堯一日得舜而與天下吾見小爭於朝大爭於野至堯已忘於人舜已繫於人天下曰久矣舜之君成也夫然後能揖讓受終

咸宜與王之臣多起汗賤彼固公侯卿相器也獨其始之不幸其進晚耳而人猶幸之亡王之臣多死寇盜彼固劫戮困餓器也獨其始之幸其死後耳而人猶禍之余是以咸宜之

鞭賈 鞭賈宜五十必曰五萬有富者子愛其黃而澤酬五萬濯之黃者梳澤者臘也出郊馬蹠因大擊鞭析為五六墜地

傷焉今之拘其言臘其貌賈於朝者驅之陳力之列以禦乎物以責其大擊之效烏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慮者乎

吏商 汙吏之為商不若廉吏之利博

東海若二劉喻李佛者

題序

題毛穎傳 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

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鼠竊取青媿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僻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

西漢文苑序 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若開辟王之府漢氏之東則既衰矣

王氏詩序 紛綸華耀繼武而起士大夫掉鞅於文園者咸不得攀而倫之

○操斧於班郢之門斯強顏耳

送獨孤書記序 曳裾戎幙之下專弄文墨為壯夫搥腹甚矣



可也

聯句序 琅琅清響交動左右

送蕭鍊序 先禮而冠 質警而直

送薛存義序 謂吏蓋民之役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

送辛生序 士叢于京師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闔戶

塞實而得榮名者連畛而起

宴南池序 連山倒垂萬象在下南池

蓬室序 棟宇簡易僅除風雨蓬

送婁圖南序 今將以呼噓為食咀嚼為神無事為閑不死為生

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皆若而父其於道何如也送婁

元山人南游序 黃鵠一去青冥無極

送僧浩初序 專闢退之之闢佛愚謂退之言仁義而子厚與端

退之行忠直而子厚邪黨尚不知愧而反操戈焉子厚自以

為智不遂當矯名曰愚吾見其真愚耳

記

監祭使壁記 周禮有祭僕誅其不敬者漢以待御史監祠唐

開元禮以御史監祠曰監祭使

四門助教廳壁記 周置虞庠於四郊後魏立學於四門置助

教二十人唐始合于太學省助教至三人

盤室縣新食堂記 合羣吏食于堂謂禮食之來古也今京師百

官咸有斯制

諸使 古者交政於四方謂之使今受命臨戎職無所統屬者

亦謂之使凡使之號專焉而行其道者也

嶺南饗軍堂記 文佳

卯寧進奏院記 周有邑具湯沐漢有郊奉朝請唐有院備進奏



全義縣城北門或曰不利於吏塞之百年（履薄）始復其舊

邕州茅亭記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

零陵煉復乳穴記石鍾乳必在深山窮林連之人告及者五載矣崔公至逾月穴人以乳復告以其不貪故以誠告也

道州鼻亭神象祠也河東薛公刺是州毀之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寺東北陬堂之地隆然負塹甍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夷之而又高九持鍾者尽死由是人莫敢夷史記及漢志有地長之占甘茂盟息壤異書有記魃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

永州鐵步志永州北郭有步蓋嘗有鍛鐵者居之人去而步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故也問其位與德曰父矣其先也其

冒於號有異於茲步者乎大者樂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

以傲天下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為世笑謬

游黃溪記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求最善其間各山水而材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黃與王並相

迹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西山○鈞公魯○鈞潭○衣家渴音渴水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紛紅駭綠

○民橋其上

寄許孟容與楊憑裴墳蕭倪李建顧十郎諸皆貶所悲苦之詞其可憐者與楊憑之書曰有之而恥言者上也尔之而言之

者次也無之而工言者恥也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又曰公卿之入任莫若索士子厚初貶時年二十三重龍

並蕭切與李建書悶即出游游復多恐暫得一笑已復不樂

如囚居園土一遇和景真齋極摩伸展支牀當此之時亦以



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後能久為舒暢哉  
與顧十郎書自稱門生而以郎稱其人豈郎者所以稱其  
主之名歟

與韓愈論史官書蓋正論也

與呂恭書辯石書之偽 老陽九老陰六在易正義乾篇中非

一行為之與劉僕之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為

是博奕之雄耳○務富文采不顧事實以炳然誘後生是猶

用文錦覆鴉穿也若蟻蛭然雖鳴其音誰為听之答吳武

國語子厚作孟子評非國語二書今非國語見集中而孟子

評無之豈子厚能悔之而不以傳欵將劉禹錫恐其重得罪

名教為掩其惡歟

與友人論文書有日漁獵前作戕賊文之甚矣文之不可不巳

出也

答元饒州書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貧者無貨以求

於更有貧之實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無富之

名而有富之實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

可理乎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 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有居山之陰陽

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况鍾乳直產於石依而產者固不

一性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其土之信 愚按

此書復喻以方物喻以人復證之他藥文最可觀

答周君巢書 文人盛譽山澤之臞以為壽且神今夫山澤之

臞掘草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已獨以愉

若是者愈于百年滋所謂天也不為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

忘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

與李睦州服氣書 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吳武



陵先作書道黃帝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兄陽德其言而陰黜其忠是不可變之尤者也令吳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銳環堅鳴鐘鼓以進決於城下愚幼嘗嗜音不得碩師卒大慚及長嗜書亦不得碩師又大慚今兄之服氣果誰師耶去味以郎淡去樂以即愁悴悴焉魯曰皸肌日虛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徒曰我能堅壁拒境以為強夫是豈所謂強而大也哉 愚按此子厚達理之言也文又精妙故節錄稍詳

與楊誨之第二書云傳說曰唯狂克念作聖按今書非傳說之言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而進不能取

顯貴者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乃令幸為天火之所滌

蕩凡癡之疑慮幸為灰埃黔其爐藉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汚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僕與

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譽也○滄墟有

隋息委切見○觀縷好視也一日委曲見

荅韋中立論師道書 魏晉以下不事師獨韓愈奮不顧流俗

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愈以是得狂名蜀之南犬吠日

嶺之南犬吠雪吠所恠也孫昌胤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

畢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佛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

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以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

此書後段說為文之法極詳

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况豁翫退之所敬

者司馬遷楊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誰者如太玄法言及

四愁賦退之獨未作耳快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揚雄遠甚



雄文遺言措意頗短局滯澁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  
作緒辭繁然盛服而與負塗者處有瘡鼓行於秀造之列  
此其文不矣蔡書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  
是則仰無可私者務揆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京師  
顯人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曾中擾擾焉多周孔  
哉溫夫曹沫之沫莫擷物覲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則眾  
皆快然罷去知奇寶之有歸也武都符載為記室

啓表奏狀

啓皆獻文求哀之辭表多世俗稱頌之語氣索理短未見柳之  
能過人者

賀破東平盖李師道所據淄青也櫻桃即含桃

廣南鄭相公表一姓產三男台州奏五色雲名例律官為

父祖諱同者不君子厚以祖名察躬辭監察御史奉勅二名

不徧諱不合辭議訴苗損狀人則深減數非二月

一日為中和節進農書賀破東平罪止一夫息加百姓

祭文

祭楊憑營事稱丈人自稱子婿然則請外舅丈人其來久矣○

狼荒祭穆○濠記音蒙以日入郊

哭張後餘辭引莊周之說以為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子厚怨天

隨寓而發也

祭壽縣禮有大特化為巨梓秦人憑神乃建苴頤漢宗蚩尤亦

作靈旗

祭六伯母自稱姪男祭文母祭弟自稱八哥而不具銜

詩

吳歛工折柳俞音俞鑿池曰汚尊汚鳥齊諧笑柏塗音茶

湖詩老饒醉鼻成劫意此俗儉父吳人謂中○見同列



長酬詔州拾其餘韻蓋不用其韻也奉和楊尚書依本詩韻  
此用其韻也古者和詩不用韻 韋道安遇故刺史被盜女  
為所掠道安縛致之刺史歸賄納女以報道安辭焉 楊白  
花○欵○乃諧一聲山水綠○蟬人長九寸○蹙蹙

非國語

子厚以國語文深閎傑異而說多誣滯作非國語愚觀所作非  
獨駁難多造理文亦奇峭今節錄下方

三女奔密母曰必致之王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

非曰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

宣王不藉千畝號公諫三十九年戰于千畝敗績非曰古之必藉千畝者禮節  
也然而存其禮為勸乎農也末皆詩使而不奪其力節而不殫其  
則食固人之天急不勸而勸矣三推之禮存乎享官以為國矣敗于戎而  
引是以合焉夫河雉而不厲也馬謖子厚論勸農之本

謂初喪之禮可亡則過矣是禮也古人躬夫愛民一念真誠  
之發豈姑以是飾乎

三川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

非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

與陽者氣而游乎其間者也或會或離其孰能知之愚謂人

者天地之心天地不得其寧而曰悲與乎我此子厚怨天之

論所發也

宣王料民及幽王乃廢滅

非曰是幽之悖乱不足以取滅而

料民以禍之也

劉康公聘魯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告王曰其亡乎東門

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不可以事三君 非曰泰侈之德惡矣

其死亡也有之矣而孰能必其時之蚤暮耶設今時之可必

又孰能必其君之壽夭耶

邾至告捷于周單襄公曰女在其頸者其邾至之謂乎明年死



難 非曰執筆者以其及也而必求其惡以播於後世然則  
有火惡幸而得終者則固掩矣

穀洛閻將毀王宮王壅之亂於是乎始生 非曰天將毀王宮  
而勿壅則王罪大矣奚以守先王之國壅之誠是也王宮之  
亂且卑在德而又奚穀洛之閻而懲之也

將鑄無射單襄公曰不可 非曰是何取於鍾之備也聖人  
既埋定作樂以象之非樂能移風易俗也豈謂子厚之論是  
矣而立語易也禮樂皆由人心生聖人因而文之還以導人  
心者也人生而有率動聖人因而率動而約之禮不曰則肆矣  
人生而有謳吟聖人因其謳吟而和之樂不曰則蕩矣約之禮  
而和之樂隨其事而施之用上自朝廷下達閭巷使人日習  
而悠然契焉非心邪念淫声慢色不得以生 其間此古人禮  
樂之用而治定作樂則又子孫象祖宗之功德以薦之郊廣

所謂隨其事而施之用之大者也單子伶州鳩論樂之成政  
殖財誠誕而無理子厚獨指其象治而謂不能移風易俗又  
矯之大過故曰立語易也

長勺之役公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斷劇曰可以一戰非曰徒以  
斷獄為戰之具則吾未之信也

季栢子穿井得土正中有羊焉使人問仲尼曰吾穿井護狗何  
也仲尼曰以其所聞者羊也 非曰孔氏惡能窮物性之形  
是必誣聖人矣史之記地坼大出者有之矣近世京兆杜濟  
穿井獲土正中有狗焉投之于河化為龍

吳伐越隳會稽獲骨節專車 非曰辨大骨石弩以為異其知  
聖人也亦外矣

桓公輕幣諸侯垂橐而入捆載而歸 非曰又奚控焉悉國之  
貨以利交天下耶



申生敗狄謔言將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非曰觀其將敗而杜其門則奸矣

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 非曰間君之惑排長嗣而擁非正其於中正也遠矣不得中正而復其言亂也

里克既殺卓子使告重耳曰盍入乎舅犯曰不可秦穆公使弔曰時不可失舅犯曰不可 非曰狐偃之為重耳謀者亦迂矣重耳兄也夷吾弟也重耳賢也夷吾昧也若重耳早從里

克秦伯之言而入則國可以無嚮者之禍而兄弟之愛可全而有

秦穆公獲晉侯公子繁曰殺之利公孫枝曰不可 非曰向使穆公告于王以王命黜夷吾而立重耳則誰敢不服

秦伯歸女五人懷贏與焉 非曰重耳之受懷贏不得已也秦伯乃行非礼以強乎人愚謂秦之固非矣重耳之受亦非

也不得已而受亦終始礼待之可也 非曰虜之死固善矣然宣子為政之良虜胡不聞之乃以假寐為賢耶愚謂虜之心特生於政之良休揚於將朝盛服之寐耳虜而賢必能諫其君必不受君之命以賊宣子今為之賊而不忍害可言宣子之賢虜不足問也

公子楊于乱行魏絳斬其僕 非曰公子貴不能討而稟命者死非能刑也然則絳宜柰何止公子以請君之命

逐變盈 非曰當其時不能討後之人何罪 黃熊 非曰熊之為夏郊也禹之父也非為熊也熊之說好事者為之

圍鼓 非曰城之畔而歸已者有二逃暴而附德者昧之力屈而愛死者與之以不死反常以求利者君子不受也

嗜芟 非曰屈子以礼之未忍絕其父將死之言吾米敢賢乎



尔也礼曰思其所嗜在健曾無思乎

外集

披沙揀金賦 迎長日賦 記里鼓賦 劉叟傳 叟以御物

術進魯公內龍先備明年果大旱命刘叟出龍果大雨

河間傳志貞婦一敗於強暴以計殺其夫卒狂乱以死子厚借

以明且之難恃愚以為士之砥節殲行終不免移於富貴利

欲者多矣正當引以自戒而不必計其恩之可恃否也

太府李卿外婦馬淑誌本南康謚者善琴弄湘水以嗣靈音且云

請復尊號表皆設辭也子厚內集已多有之為京兆時事業上

此而已乎 與衛惟南石琴薦山當州龍壁灘下盖石可薦琴者以下外集

柳以文與韓並稱焉蓋文論事說理一一明白透徹無可

指擇者所謂真道之器非欤柳之達於上所者皆設辭致

於公卿大臣者皆罪謫後羞縮無聊之語碑碣等作亦老

筆與俳語相平間及經旨義理則是非多謬於聖人凡皆

不根於道故也惟紀志人物以寄其嘲罵模寫山水以舒

其抑鬱則峻緊精奇如明珠夜光見輒奪自此蓋子厚放

浪之文自為曾臆不事設不求哀不關經義又皆晚年之

作所謂大肆其力於文章者也故愚於韓文無擇於柳不

能無擇焉而非徒曰並稱然此猶以文論也若以人品論

則歐陽子謂如夷夏之不同矣歐陽子論文亦不胥稱韓

柳而稱韓李李指李翱云

慈溪黃氏日抄卷之六十



卷之十

卷之十

三



